

婦

小

公

子

海上  
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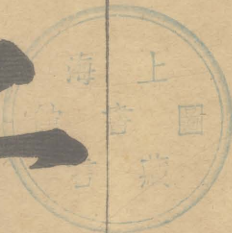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7 6721B

光緒乙巳

小公子

步篁山人著



118949

~~128949~~

家庭小說 小公子 卷上

小說林社員譯述

第一回

高粱子客死共和國

文明種初聞政治譚

錫特黎幼孤無所知。第聞母言父爲英國產。父死時不盡能記臆。惟仿佛一偉人目珠淺黃色。長髯繞頰。抱已跨肩頭。團步於一室中。但亦不甚瞭然。自父歿後。於母前不敢輒道父事。恐傷母心。雖孩提已解此意。父病革時。遣兒居他處。比歸。父身後事已一切了當。惟見母欷歔側長椅上。徐徐起坐。若甚惱悶。面作青白色。非復平時笑容。眼攣攣着玄色喪服。若有餘悲。錫特黎呼母曰。父已愈否。因近前握母腕。覺母手震震然。顫動舉頭望母面。又不知何

如讀寡婦賦

宛然不  
知人小  
兒

入情入  
理

故母作淒然欲泣狀。更問曰：父今愈否？急以兩手攀母頸，與母接吻。復以小頰親母頰。際母曰：兒今勿去。吾側抱兒起，面貼兒肩，上吞聲泣曰：父已愈，今惟我與汝兩人耳。音哽咽不能出口。錫特黎信爲父出門不歸，稍稍聞人言。若謂父已死，亦漸能解。惟母何悲痛若是，則終未了。然偶道及父事，母必泣。遂決計不復言。時獨坐暖爐前，默然思父何久不歸，而母與己之相識極罕。聞人言必謂其母子生涯寂寞。錫特黎初不解爲何語，少長見家無戚友，則自異。然母子二人岑寂已慣，亦不自覺也。迨稍稍解人事，知母亦孤兒。歸父家時，子然一身，都無戚友。初爲富家婢，主婦極狠戾。一日錫特黎亡父哀魯氏適過其家，母甫遭呵譴，淚皆猶濕，急上樓。其容天真爛熳，父一見不忘。後漸相款洽，終迺訂爲婚姻。時論者多謂身家不相稱，非良緣。而尤怒者則爲哀魯之父，特凌考侯爵。侯世居英國，擁多金，爲英貴族，性暴善怒。美國及美

天下父母之心

之人民爲所最恨。哀魯上有二兄。英律凡爵位財產必歸長子承襲。沒則傳之次子。懸爲定法。哀魯雖生於大家。不幸爲第三子。然大生美質。迥出二兄上。容貌都雅。身材挺拔。心慈祥有胆氣。與人交溫順如處女。以故人多敬愛。二兄反是。鄙陋寡才識。心術又不足取。居家則人多不悅。強入大學。而學問爲所深畏。徒消磨歲月。以故人皆惡之。其父於二子非常失望。窃窃然恐爲身後累。襲位冢男。曾不足爲門戶光彩。又無丈夫氣。但知圖一身肉慾。揮金如泥沙。絲毫無補於世。而第三子獨才德兼備。遠勝兩兄。其父輒引爲怨恨。襲位承家之美質。爲幼子所獨具。父每見哀魯。反若有所厭惡。然心中則愛憐殊甚。而厭忌之勢。變爲炸彈。浸積浸久。終而破裂。猝然命哀魯遊美國。蓋深苦於二子之無賴。少子獨孝順。兩相比較。愈覺難堪。故令少子暫遠左右。旋未及六月。老侯又孤寂不可耐。苦憶少子。寄書命其歸國。時適接少子信。

膏梁子  
弟聽者

落魄英  
雄聽者

稱居美遇一少婦已與訂婚約云云。侯得書大怒。平時故有暴躁癖。至此更狂怒不可制。跳踉如哮虎。侍者幾慮其猝然中風。經一時遽發郵片。斥哀魯謂以後不許還家。并不得與兄弟通函。自今以往。生死悉聽汝爲之。特凌考家與汝永遠割絕。父一日未死。所有家財。絲毫不能助汝。汝其知之。哀魯讀訖。不勝愁歎。氏本久懷故鄉。憶老父綦切。昔時種種爲父憂者。接此書後。知父子之親。不可復續。雖大違本心。然亦無策。倉卒間不得方向。身長膏梁謀生。非所習於世事。又欠閱歷。然富於勇往決斷之心。首賣士官執券飽當。困苦旋於紐約謀得一事。未幾娶婦。夫以侯門貴介。聊落至此。較之疇昔。有如天壤。然氏血氣方剛。謂世間多樂境。苟能勉厲。何事不成。况前途奢望正無窮。極耶。家在僻市。雖斗室。精潔可愛。旋舉一男。更事事節儉。其後所圖。輒如意。家庭之內。和氣盎然。生男酷肖兩親。不類蓬戶產。體壯健。父母無所憂。生

活畫一  
西洋小  
兒

口吻畢  
肖

家庭教  
育之神  
髓

性又柔和可愛。見者必喜。容色嬌好如畫。生時頭有細髮。作金絲色。非如尋常嬰兒似禿鶩然者。五六月。拳曲作螺旋。眼茶綠色。筋骨堅壯。至八月。已能步。每乘搖車。運動戶外。人多近弄之。初慮其或畏生人。而逢人輒嬉笑。不畏怯。故市人見此子者。無不憐愛。左近有雜貨店。店主名霍布士。世稱爲鷓者。獨於此子。則愛憐無已。積歲月。愈美麗可愛。稍成人。着短服。戴大冠。自引小車。偕乳母。步室外。行人每爲之不前。乳母時歸。告其母曰。今日乘馬車之貴人。見小郎。特命停驂。來與小郎語。郎不羞澀。攀談如故。交誠趣事。云云。引爲笑樂。蓋此子之惹人寵愛。由於落落大方。無所恐怖而已。身歡樂。亦必欲使人歡樂。其心迨出天付。蓋其兩親本相愛相讓。相擁護。習慣成風。自然爲之感化。兒居家。會不聞冷落。非禮之言。而父母撫育。又極柔和溫婉。赤子心中。已爲親熱和平之情所充滿。加以父之於母。語言極溫厚。又時時愛護兒。

有子如  
此可以  
忘憂可  
以破涕

有聲有  
色

見聞出於自然。故天然樸樸。擬事母無不謹。以父經久不歸。母輒悲痛。兒卽竭力思慰母心。有時攀登母膝。與母接吻。以首揉母項。或出己之玩物。或持畫冊。使母觀之。母有時臥長椅上。則走近母側。投母懷。卷伏如貓。時雖年幼。不知何以悅母。惟力所能爲者。無不至。而母心乃大慰。過其所望。時爲婢語曰：美黎名婢之。吾兒雖稚。然其心時欲慰余念。吾每有所思。卽來吾側。作種種取悅之色。宛如成人。必爲開顏。而後已。汝今後試留意觀之。及漸長。愈覺可愛。待其母更無以復加。母舍兒外。亦無他念。有時散步。或爲嬉戲。或作絮語。母子不相離。始習讀本。稍稍上口。入夜。橫暖爐前。皮毯上。朗然成誦。所讀者。或爲兒童所喜之故典類。或爲成人讀本。間或雜以報紙。其誦讀聲。及母之笑語。聲婢美黎。時於竈下聞之。

霍布士嘗告美黎曰。聞汝家小郎語。無不歡喜失笑者。近今選舉大統領。耶



文明社會之陶  
鑄也  
老夫調笑不淺

天真爛熳

逼眞小兒之用

來。寵。下。兩。手。插。衣。袋。立。爐。火。前。情。景。如。畫。汝。思。彼。作。何。語。謂。余。曰。吾。與。美。黎。皆。共。和。黨。耳。吾。母。亦。然。叟。如。何。余。曰。胡。然。美。黎。特。民。權。黨。之。頑。固。者。耳。郎。聞。之。變。色。曰。如。此。乎。何。太。甚。國。且。滅。亡。民。權。黨。不。足。取。也。余。旋。語。郎。曰。余。則。共。和。黨。汝。欲。來。余。處。發。議。論。否。以。此。戲。之。

美黎尤愛此子。每引爲誇耀。錫特黎初生時。美黎卽來僱役。主人旣沒。凡炊爨雜事。皆以一身任之。見錫特黎文雅強健。則大喜。夙興夜寐。爲之縫紉補綴。欣欣不倦。嘗語人曰。雖大家公子。無如余家小郎者。衣黑絲絨便服。雖主母舊衣所改作。然每出門時。男女小兒未嘗不注目。其態度宛然一貴族公子耳。錫特黎不自知其爲公子與否。且何爲公子。亦所不解。其密友惟霍布氏一人。人謂霍氏有癡疾。然於錫特黎迺相愛無間。言錫亦大加敬禮。以霍氏爲英雄。而挾多金者。蓋店中果李柑橘之屬。無不備。且運貨車常在門。

心可發  
一嘆

小兒以  
先入爲  
主故奪  
告以迂  
遠之言  
自待何  
等高尙  
小兒聽  
者氣象  
萬千

第一回 膏梁子客死共和國 文明種初聞政治譚

八

首也。錫又與賣牛乳麪包諸老嫗交游。皆投契。然不及霍氏之莫逆。每日相見。無事不談。可知其交情之懇摯矣。二人相聚時。酬答不窮。一日假七月初四。獨立紀念。爲談柄。又滔滔不斷。霍布氏語及英人。則大反對。有時爲錫特黎述。革命逸事。其間敵人之橫暴。美國勇士之功名。雜以種種愛國語。以及獨立檄文。皆擇要相告。錫特黎聞之。面紅耳熱。髮津津汗濕。旣歸。不待膳畢。纒纒然舉以告母。錫特黎留心政治。霍氏實爲之啓蒙。氏又喜讀新聞。華盛頓城中。有事故。必委曲告錫特黎。如何云云。則大統領克盡義務。如何云云。則大統領放棄職守。錫聞之。輒歎服。一次屆選舉。錫特黎興高采烈。形諸夢寐。儼然自命。直如己身。與霍布士爲國家安危所繫者。美俗每選舉。期列炬滿道。霍氏引錫遨遊。其間於萬人中。每見電燈之側。有肥老人肩坐一小兒。脫帽高舉。大聲呼萬歲者。卽錫特黎與霍布士也。

霍氏故有心人然以此語小兒此其所以為也

義正詞嚴錫特黎後來所以多媿色也

此次選舉後錫特黎約七八歲頃一日霍布士與言英國及英女皇事且述及貴族制度為美國所無霍氏於侯伯之類憤激無恕辭而錫特黎之生涯一變即起於是日後事詳是日天氣酷暑錫特黎晨起與羣兒以兵操為戲炎熱不可耐思休息信步入霍氏家氏正讀倫敦畫報中插有畫一幅為朝廷儀式圖氏面沈沈大為不快語曰在上者動輒踐踏下民甚善今者且羣起暴動始知吾言為不謬汝試觀之時錫特黎坐高椅上揚揚如平常為霍氏表敬禮既而推帽向腦後兩手插衣袋中間曰適言侯爵伯爵其人者叟多相識否霍氏稍有不悅色應曰吾豈與奴輩相識彼壓制平民諸賊偷入吾室雖吾空箱上亦不許其少坐語次傲然睨四周額汗淋漓如蒸汽徐拂拭錫特黎不解其作何語疑侯伯何不幸遭此詬厲思索間復問曰叟言吾曾不解侯伯為何如人物

問便△是  
大△得力  
處△活  
活△畫小  
兒△  
慈△祥之  
言△  
純△孝哉  
此△子

精△神處  
處△周到

乎氏曰。何爲彼泰然。自大天之生人。必無是理。要之爲無道奴而已。語次。婢美黎來。錫特黎自思。此必買糖給余者。美黎殊不然。面有驚色。呼曰。郎歸。主母有事。錫特黎急從高椅溜下。曰。母將與吾同出行乎。轉身告別曰。叟。今且失陪。無事將復來。遂與美黎同出門。見美黎有倉皇色。一言不發。時顧己面。錫暗思。有何事。因屢回首顧美黎。益不解。問曰。汝何爲苦熱否。美黎答曰。否。吾思此事實奇異。主母偶行日光中。因患頭痛。錫持黎大驚。比至家。乃見戶外駐小馬車。母正於客座內與人談話。美黎急引己上樓。取法蘭絨出客衣。并束帶爲己梳髮。口中自語曰。名爲貴族。又居長者。直如此不類。雖侯爵。曾無一物。意頗憤憤。錫特黎不以爲意。會當至母處。必聞其詳。故美黎絮絮出怨言。不言亦不問。易衣訖。下樓入客座。見一老紳士坐靠椅上。神色溫和。又極機敏。母旁坐。面色與平時小異。淚眼猶濕。見兒入。呼曰。錫兒。且語且起立。

抱而親吻。有何異事。錫特黎竊憂之。客起身來視兒。自撫其頰。若甚滿意者。  
徐曰。此即馮托雷襲侯乎。



第一回 膏梁子客死共和國 文明種初聞政治譚



第二回

迎幼主茅舍表衷情

好施與少年露頭角

事<sup>△</sup>兒、童、心

染<sup>△</sup>一、塵、不

自後一星期。錫特黎所經歷者。多夢想不到事。母語多突兀。非數問不能解。且憶及霍布士。又不知作何想象。所謂貴族者。亦平生未聞之說。祖爲侯爵。伯父既早世。仲父又以熱病死羅馬。其次繼襲者。例爲錫特黎之父。又早逝。承祧者惟錫一人。豫上尊號曰馬托雷。錫驟聞此言。不自知其色之慘沮也。呼母曰。兒初不自分爲侯爵。母觀兒所交游。無一貴人。侯爵可辭否。是晚母子坐窗下。顧市街岑寂。絮絮作久談。錫坐矮椅。抱一膝如平常。顏稍赤。若甚不甯者。蓋以祖父遣使來迎。命赴英國。設母不能偕行。則如何。望母面又有悲色。眺窗外呼錫曰。錫兒。設汝父在。吾意亦必望汝若此。汝父本戀故鄉兒。

今。年。幼。無。所。知。然。宜。體。會。此。中。情。節。設。吾。以。愛。汝。故。不。遣。汝。則。吾。徒。知。取。快。  
一。時。不。爲。汝。前。途。計。錫。兒。待。汝。成。人。後。自。能。知。之。錫。聞。母。言。意。不。懌。搖。首。曰。  
兒。與。霍。布。士。訣。別。情。何。能。堪。兒。固。岑。寂。霍。叟。亦。必。爾。故。離。別。之。說。兒。與。霍。叟。  
皆。不。願。也。

次。日。哈。維。生。復。至。錫。特。黎。家。哈。卽。特。凌。考。家。之。遣。使。來。迎。錫。特。黎。者。錫。又。聞。  
種。種。語。知。己。身。成。人。後。富。貴。皆。所。固。有。如。城。郭。苑。囿。礦。山。房。地。之。類。皆。已。一。  
人。承。襲。錫。殊。不。當。意。所。念。之。不。置。者。惟。霍。布。士。一。人。朝。餐。甫。畢。卽。忽。忽。赴。霍。  
氏。店。中。時。霍。正。讀。新。聞。錫。面。目。索。然。爲。平。時。所。未。有。近。霍。身。畔。自。思。此。等。事。  
設。突。然。申。訴。霍。必。驚。駭。以。何。術。徐。達。已。意。在。途。中。已。沈。吟。許。久。詎。霍。氏。忽。  
呼。曰。早。安。錫。漫。應。曰。早。安。是。日。不。復。乘。高。椅。就。空。箱。抱。膝。坐。默。然。有。聞。霍。氏。  
有。疑。色。仰。視。錫。面。問。曰。汝。何。爲。錫。刻。意。作。無。事。狀。答。曰。叟。昨。日。所。言。猶。能。記。



來徐徐而

活畫懸  
夫情景  
然誠摯

憶否。霍曰然。豈英吉利事乎。錫曰唯。語次又躊躇曰。卽美黎來此時所言事。霍曰然。豈卽維多利亞及貴族事乎。吾曾言之。錫唯唯欲言。又中止。頗囁嚅。不能出口。旣而曰。卽所云侯爵事。叟未忘乎。霍連應曰。唯唯。吾曾言之。亦曾爲汝語。奴輩事時。錫特黎額際叢髮中。皆深赤。自覺平生無此。皇窘且逆料。霍氏偷聞其事。亦不稱意。益愧怍。無以自容。語霍曰。叟此箱曾不許侯爵假坐。非叟所言乎。霍曰誠然。誠然。設奴輩敢坐此。吾必有以懲之色。傲然不可方物。錫曰。雖如叟言。然今日坐此者。卽侯爵耳。霍聞之大驚。殆欲離椅跳擲。上急問曰。汝何言。錫聞之有懼色。應曰。僕卽侯爵。行且躬爲之。非誑言。霍大詫。急起立。超視寒暑表。回首直視錫。面曰。汝中暑乎。今日熱甚。大約汝心必不適。何所苦。汝何時獲此疾。試言之。語次復起立。以巨手探錫特黎髮中。錫特黎益惶懼。答曰。叟勿念我無所苦。頭目亦無恙。僕固深望所言非實事。昨日

之氣溢于紙上  
倘所謂文明國  
之野人乎

第二回 迎幼主茅舍衷情 好施與少年露頭角

十六

美黎來呼僕。卽此事。哈維君來卽與吾母語此事者。哈氏蓋律師也。霍氏復坐以手巾拭汗。語曰。汝疾必爲霍亂。錫大聲曰。否否。無此事。吾二人不能相離。然亦無策。哈氏自英倫來。聞其語。蓋吾祖父所遣者。霍布士呆視錫面。嬌愁不類戲語。因詰之曰。汝祖父爲誰。錫伸手入夾袋中。取一紙。已揉成丸。謂霍氏曰。官名甚冗。不及備記。特書此以告公。因讀曰。特浚考侯爵聖阿沙墨里哀魯。卽吾祖父。其言錯雜。宛然童子口吻。復曰。吾祖父居城市。采邑有三處。僕亡父爲少子。設吾父猶存。吾亦何至承襲侯爵。抑吾伯叔有一存者。吾亦不至爲列侯。今並亡。僅僕一人。無他丁男。非僕不能繼承此位。故祖父遣使來迎。命赴英國。時霍布士急怒益上。炎自額際。至于禿頂。拭汗不絕。手復長太息。初雖不信。至此亦疑其或有是事。惟觀錫特黎坐空箱上。與前無少異。仍着紺衣。緣朱領。神氣坦然。剛果之色。溢于眉宇間。殊不類貴族。心又

不敢深信。且語言坦率。絲毫無驕矜氣。愈爲駭然。姑問曰。汝爵名爲何。答曰。爲馮托雷哀魯襲侯。雖不甚詳悉。然聞哈氏言。似爲此名。吾昨日初入客堂時。哈氏卽起身逆余。且語曰。此卽馮托雷襲侯乎。霍布士語曰。吾爲汝失驚。霍氏每當非常驚駭。以及煩惱時。卽爲此言。時聞錫特黎語。又大驚。無可語。此言乃脫口而出。錫特黎則以爲此亦歎息之辭。非出于不得已。且霍氏爲平常所最敬服之人。其言無不敬信。蓋錫正童年。初未知卅間交際事。霍士究非縉紳知禮者。錫亦不辨。然論錫特黎所最愛者。惟母一人。以霍氏與母較。其感情厚薄。自無待言。特錫之心中。以爲母氏終爲女流。不能與男子相提並論。此時祇覺慊然。無以對霍氏。詰霍氏曰。叟乎。英吉利去此寥遠否。答曰。然。渡大西洋始可達。錫曰。僕語此卽生厭。與叟從此不相見。亦未可知。叟乎。余雖苦之。然實無策。霍曰。無不散之朋友。汝聞此說乎。答曰。然。叟與僕已爲

如、聞、我、  
國、古、隱、  
淪、語、  
此、言、可、  
盟、天、地、  
倦、倦、母、  
國、仁、人、  
之、言、

第二回 迎幼主茅舍衷情 好施與少年露頭角

十八

數年之密友。霍曰：誠然。自汝初生，吾即愛汝。汝初次抱過此街時，計生四十日耳。錫太息曰：當時曾不意必以爵位強吾。霍曰：汝亦能堅辭不往乎？錫曰：此恐不能。吾母言：設汝父在，亦必使汝爲此。故名位非吾所能辭謝。但吾自思將來必勉爲賢侯，決不以壓制爲治。抑有人欲再與美國戰爭者，吾必以死力止之。談既久，霍布士始信其果非中熟譫語。疑團盡釋，惟惘然不知所措。諸念一時絕滅，以種種語問錫特黎。直至錫告歸時，猶未已。錫本小兒所答不盡中肯綮，然每自出己意談貴族得失，興高采烈，使哈氏聞其言，未有不爲驚歎者也。

雖然，哈氏所驚異者，猶不止此。哈本英人，不知美俗，奉職侯家四十年，所見慣者，皆富豪威福事。而氏之爲人，則生性恬淡，非職務所司，不輕發一言。然氏爲人雖孤介，獨於錫特黎不敢輕忽。錫特黎父家事，本所稔知，以長男二

人。不當老侯意。而哀魯。又以結婚違父愾。老侯惡其寡媳。曾不減前日。言次必憤怒多貶辭。以爲米國賤息。利侯家勢。籠絡其子。人品卑劣。無所疑議。以故惡聲不絕于口。哈氏初詔人。雖不肖。何至如侯所言。然侯多閱歷。任情貪慾之徒。固已數見不鮮。且素來不喜米人。爲此言亦非無理。迨至米國御者。導入湫市。停車甕戶前。氏頗訝其卑鄙。一如老侯言。以爲特凌考城主所居。宜如何壯麗。而環顧四周。殊不相稱。轉角處有雜貨店。宛然窶人居。生長於此。豈足當尊侯之選。此子不知人品如何。其母又不知爲何等人物。思至此。意爲之懶。雅不願與之相見。躊躇不能決。氏本奉公侯門。習于奢侈。一旦與賤婦應接。自歎乖蹇而已。

婢美黎引客入座。哈氏留心瞻矚。室中結構雖樸素。而雅小精潔。出人意料。四周陳設無劣品。張壁各物皆合宜。似多出婦人之手。間亦有珍異品。雜陳

其間哈氏初謂陳設如此。頗不惡。或爲哀魯平時所嗜好。亦未可知。然哀魯夫人入座時。其品格直與四周所裝潢者相稱。設哈氏非老成持重。則乍見夫人。必驚疑見于辭色。天人着玄服。雖質素。而丰神窈窕。愈見斌媚。生子已七歲。而猶若處女。容顏鮮麗。有可憐之色。明眸一盼。愛情溢于眉宇間。面含愁若久不釋。蓋自哀魯死後。夫人未嘗有歡笑之日。錫特黎見慣不爲異。母解憂之時。惟攜兒出游。或家常閒話。兒輒妙語成趣。或則讀新聞紙。或有所問于霍布氏。述其言爲母發笑。母始爲解頤。錫特黎喜作艱澁長語。母輒歡笑。錫益強言之。母何故爲之開顏。錫亦不自知也。哈氏故善于察言觀色。初見夫人。卽知老俟醜詆語皆謬誤。氏終身不娶。于戀愛無所知。然聞聲觀色。知其與哀魯結婚。全以愛情融洽。決非慕俟門勢利。哈氏至此。厭惡之心已消釋盡淨。知不難迎回英國。且小俟爲哀魯家不可缺之人物。哀魯生時爲。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王、衰、所、以、廢、蓼、莪、之、什、也、措、辭、得、體、注、意、在、此、語、如、分、水、犀、末、又、言、小、侯、並

美男子。夫人亦有殊色。知小侯之貌必不惡。遂以來意告夫人。夫人問之。忽變色。語曰。如是不。夫然則將與吾兒長別。吾兒戀我特甚。吾撫育至今。自謂生平樂事。無以過此。吾他無所樂。吾寶愛之心。非他人所能知也。語次聲顫。動若寒戰。不勝可憫之色。皆淚交下。哈氏輕咳嗽。告夫人曰。吾有難言之事。不堪爲夫人陳說。窺老侯之心。似不滿意于夫人者。蓋老年人多偏執。自是夫人所知。老侯固執尤甚。心有所倚。百說不能解。以云米國及米之人民。若有深嫌。其少子與夫人結婚。尤所深惡。僕此行實乏意興。要之老侯不願與夫人相見。惟小殿下則必引致左右。自負教育之任。老侯素喜特凌考城。以故居城中。未嘗他徙。且足有痛風症。都城益輕易。不往。小侯歸後。亦居此城中。夫人則居于考忒路城。去特凌考不遠。卽于其間爲夫人築室。撥相當歲入爲夫人衣食。小侯亦得以時出入爲夫人訊起居。所難者特凌考城不能

不隔絕  
以安婦  
人之心  
哈氏真  
能言之  
士哉  
數語寫  
盡哀魯  
平生亦  
是補叙  
筆

第二回 迎幼主茅舍表衷情 好施與少年露頭角

二十二

容夫人車駕耳。凡此所言。皆老侯之命。以僕思之。亦未嘗無理。他事可勿具論。果能如此。則小侯各事均無不利。夫人斟酌。以便老夫返命。語至此。以爲掩泣。乃婦人常態。倘夫人亦竟啜泣。殊不易辦。哈氏窺其作何舉止。而夫人殊泰然。背立窗畔。若自鎮攝者。未幾。卽答曰。哀魯在日。最慕特凌。考故都於國事。無不繫念。客居異國。無時不引爲深戚。於家中聲聞。尤措意。一旦其子得歸。故土又賜以未來爵位。受相當之教育。吾夫猶存。亦必願其子歸侍。祖父無他念也。語次復就坐。顧哈氏曰。亡夫之心。既如是。妾亦無他念。信如叟言。爲吾子計。亦甚善。老侯想不致教其孫與母割絕恩義。卽不幸出此。于吾子固無害。吾子性質忠實。溫和。酷肖其父。卽經年不與吾一面。吾知其刻不能忘。况以老侯之恩。許母子相見。妾復何言。哈氏聞之。頗心折。竊謂此婦殊解事。毫無偏執之見。吾所欲要挾之言。無待復贅矣。因敬諾曰。夫人純爲



慈母口  
吻

哈氏真  
能言尤  
長于對  
婦人言

小侯終身計。老夫實感服。小侯他日成人。其快樂殆不可量。其終身幸福。老侯固謀之。惟恐不至。夫人可勿置念。保護鞠育。老侯代夫人之勞。僕請爲擔保。必無他說也。時夫人情愈迫切。答曰。老侯設能加意愛護。吾兒感且不朽。吾兒生來。惹人憐愛。以故嬌養。至今語至此。哈氏不知所云。無已復咳嗽。自忖謂如老侯之癡癖。欲使其憐惜小兒。恐非所能。然或以嗣續之情。轉而愛護。亦未可知。况小侯人物。必能當意。老侯或因而自負。亦人情之常。因答曰。老侯愛孫之心。無容多慮。卽以夫人居近城之命。觀之。老侯殆已推測小侯之心。預爲之計。哈氏於此。蓋不忍直達侯之所言。用特委婉其說。哀魯夫人命婢覓小侯歸。婢言小郎遊戲處。哈氏聞之。又爲一驚。婢美黎曰。小郎一呼。卽來。計此時。必在霍布氏家。坐帳台傍。高談政事。否則必於肥皂蠟燭馬鈴薯。叢積中游戲。誠活潑誠可愛。夫人不待其言畢。卽曰。錫兒生時。霍布士卽

愛之如小友。故錫兒與霍特厚耳。哈氏自思適馬車轉角時。見雜貨店馬鈴薯林檎之類。及其他貨物堆積滿地。小侯豈卽在彼嬉遊。果然則是兒品行必已流于卑賤。無論英國尊侯之貴。卽縉紳子弟。豈容與市販爲伍。如今所聞其品行實不可思議。設此子果爲下流。好與鄙賤往還。此事實難措置。老侯所深嫉者。長次兩男。蓋卽與賤者交接。故辱家聲。設小侯不能肖其父。而竟得伯叔之醜行。則如何。思至此。心竊有所不安。忽有小兒推戶入。婢隨其後。時哈氏頗若不願見兒面。及兒更衣。張手入母懷。哈氏心中忽起無限感情。與前者厭惡之心。大相反激。蓋此兒實爲平生所未見。姿容韶秀。身體強健。皎然如玉樹。面有凜然之色。首容屹然。進退動作。宛然哀魯生時。髮如黃金絲。眼茶綠色。又酷肖其母。雖楚楚可憐。而無戚容。姣好中有毅然之概。揣其氣宇。此子一生當不知有恐怖憂疑。時哈氏心中深契合。知非凡器。然口

小兒無  
羞澀態  
尚易無  
冒昧語  
則甚難  
慈母夸  
耀其子

中仍淡然起逆曰。此卽馮托雷襲侯乎。及坐定。細觀錫特黎。愈覺出人意表。氏於英京所見兒童。要亦不少。父母珍重愛護。聘良師教訓。姿容端正。氣宇軒潔者。多有之。然氏從未留意與兒童親狎。獨至錫特黎。則留心窺察。惟恐不至。蓋以此兒賢愚。與已身關係密切。故不敢稍從忽畧。而錫特黎殊洋洋如平時。初不知有人窺其舉動。與哈氏行相見禮。握手丁寧。應答一如在霍布士家有問必對。無羞縮態。亦無冒昧語。哈氏與母問答。則危坐一隅。敬聽如成人。哈氏乃謂夫人曰。小侯真大解事。夫人曰。誠然。有時實能解意。記憶力亦頗不惡。自初生迄今。日多與成人相處。聞長句語言。或讀書所得者。輒不忘。又喜效成人作長語。家人多笑之。故有時頗類解事。然終不能脫小兒真相耳。後哈氏復見錫特黎。無不與乃母所言相合。宛然一活潑小兒。一日氏乘車至轉角處。見羣兒相聚。有二人將競走。其一卽小侯。方與競者並立。

入神之筆

寫比黎愈見錫特黎此文家烘染之法也拿坡崙謂勝負分在最後十分鐘信然

有各不相下之勢。着紅襪一足踏出主唱者大聲呼曰。皆豫備否。因大唱曰。一、二、三、速。走。哈氏不覺探首窗外。觀二人勝負。呼聲甫畢。小侯赤脛已飛擲于臀。後其疾如飛。壯觀得未曾有。侯小手握拳逆風而奔。黃髮後捲如金潮。朋輩兒童舞蹈狂呼曰。錫特黎速上。又呼其敵曰。比黎勿負速上。速上。哈氏自語曰。吾君殆勝矣。時赤脛飛躍於朋輩。懽呼中。比黎着褐色襪。雖較後。然亦不易敗。哈氏竊爲懸心。不知若何始能取勝。顧左右無人。徒獨語自覺慚愧。因咳嗽時。羣兒鬨聲大作。小侯至最後數秒間。奮力一躍。已達轉角處。燈柱旁。比黎亦飛躍較小侯已遲二秒鐘。羣兒爭呼曰。錫特勝矣。哀魯究英雄也。哈氏引首入窗。莞爾而笑。倚靠背坐。語曰。侯誠不弱。因驅車至夫人家。時羣兒勝負已分。錫特黎與比黎並行于前。羣兒鼓噪從之。錫特黎不知與比黎作何語。面赤如朝霞。卷髮經熱汗黏覆額上。兩手插衣袋中。語曰。比君吾

如畫  
謙謙君  
子然此  
實西人  
之習慣  
吾徒宜  
自愧不  
如  
仁人長  
者

勝君無他。殆吾足較。君稍長。抑吾生較。君早三日。吾故倖居君上耳。錫蓋深自抑。損以慰負者。故其言如此。比黎得此慰藉。心中亦若無所慊。漸露齒而笑。且意氣亦稍揚。儼若已亦獲勝者。錫特黎不知何故。竟能深得慰藉。他人之法。蓋勝負既分。哀樂斯異。勝者不自驕。有以自解。錫蓋有推己及人之美德矣。

是日錫歸後。競走事亦稍稍爲哈氏言之。哈氏手支頤。時莞爾笑。夫人適以事離坐。室中僅錫陪客。哈氏自思對錫宜作何語。將來如何對付老侯。宜使早知豫備。且錫一身境遇。已大變動。錫曾不知。卽其至英後。處人接物。亦所未知。且與其母異室居。倘錫聞之。必尤驚異。諸若此類。必以漸告之。始爲當理。時哈憑窗前椅上。錫對坐。一大安樂椅。首着椅背。雙交其股。手插衣袋中。蓋學霍布士神情。夫人在座時。哈氏殷勤酬對。偶視錫特黎。夫人出門後。主

獨、扼、其、要、開、口、即、爲、探、原、之、論、我、疑、非、小、兒、語、機、變、神、速

第二回 迎幼主茅舍衷情 好施與少年露頭角

二十八

客默無言相對視。哈故以長老自居。見錫特黎坐椅上。足不及地。着赤襪。純乎嬰兒。宜與作何語。正躊躇間。錫特黎忽請曰。君知否。侯爵爲何物。吾不知。哈氏正無以啓其口。聞錫語。大慰。遽應曰。誠然乎。答曰。實不知。吾行且襲侯位。不知非所宜。然乎。哈曰。信然。錫曰。侯爵爲誰人所命。願公明教我。哈氏曰。最初由君王或女主授以爵位。太抵其人。或有功于君主。或勦始大業。故舉爲侯爵耳。錫曰。信然。大統領亦若此。哈曰。選舉大統領亦同此理乎。錫曰。必其人爲最賢者。無所不知。故爲多數選舉。其時炬火成行。樂隊滿道。到處開演說會語。未歇。忽憶哈氏自侯家來。設貶損君侯。恐哈氏不悅。故轉語曰。吾素不知侯爵爲何物。設吾能知其詳。則吾或願爲侯爵。亦未可知也。哈曰。此與大統領少異。錫曰。如是乎。何所異。豈無所謂列炬乎。哈氏交膝坐。叉手指。自思曰。此子可與言。此其時矣。因曰。侯爵爲有身分之人物。錫聞之。卽亂其

心中、  
惟有、  
大統、  
領。

妙語、  
如、  
連珠、  
是、  
果出、  
諸、  
小兒、  
之、  
口與、  
抑、  
著者、  
有、  
所不、  
平、  
借杯、  
酒、  
以澆、  
愧、  
儒與。

說曰。大統領亦然。列炬。懸。巨。十。餘。里。沿。途。放。花。火。樂。隊。間。作。霍。布。士。曾。導。余。往。觀。哈。氏。語。爲。之。中。斷。惘。然。不。知。所。云。復。曰。所。云。侯。爵。大。抵。爲。舊。家。耳。錫。異。曰。此。何。事。哈。曰。門。閥。甚。舊。錫。聞。之。插。手。入。衣。袋。突。然。曰。公。言。誠。是。此。間。公。園。側。有。賣。林。檜。之。老。姥。洵。足。稱。爲。舊。家。而。無。愧。年。已。老。不。知。君。何。步。行。余。竊。異。之。蓋。已。近。百。歲。矣。天。雨。時。猶。赴。公。園。余。甚。哀。之。余。友。亦。哀。之。昔。比。黎。有。金。一。圓。余。勸。其。每。日。以。五。分。買。林。檜。然。則。可。供。姥。二。十。日。交。易。然。甫。一。星。期。比。黎。已。厭。不。欲。食。幸。余。自。某。伯。家。得。五。角。錢。卽。以。代。比。黎。買。林。檜。自。食。貧。苦。如。此。婦。雖。路。人。皆。憐。之。此。婦。門。楣。之。舊。入。于。骨。髓。每。陰。雨。尤。困。苦。語。次。哈。氏。見。其。悲。憫。溢。于。辭。氣。且。容。色。甚。莊。幾。無。從。進。言。旋。曰。侯。不。解。吾。言。舊。家。非。老。年。之。謂。蓋。其。家。世。聲。名。爲。昔。人。所。知。少。亦。數。百。年。傳。之。口。碑。載。之。國。史。耳。錫。曰。然。則。殆。華。盛。頓。其。人。耳。僕。生。時。卽。耳。其。名。先。吾。生。者。亦。知。之。霍。叟。曾。謂。無。論。何。

哈氏所答亦能獨見其大孝子必稱其先胆怯小兒聽者

烟波無限我為三太息

時人不能忘彼蓋宣告獨立是以有七月四日之祭此真豪傑也哈氏正色曰特凌考侯授爵在四百年前錫曰此甚久遠君曾為吾母語否母最樂聞此類事設母來吾二人將為述其詳今願先聞授爵後則何如哈曰或為英國執政更有豪傑出而戰爭為國效命者亦有之錫曰僕亦願為此吾父固軍人誠豪傑不減華盛頓設不死今為侯爵亦未可知哈君設侯果為豪傑吾甚喜豪傑之利甚溥其先吾嘗恇怯暗處輒畏懼自聞革命之戰華盛頓軼事吾一思之性情為之頓變今已無所于畏矣哈氏以銳眼注視錫面徐曰為侯爵尚有其他利益大概多金錢汝謂何如氏蓋欲探錫之重貨與否語訖即睨視觀錫舉動錫急曰有金錢最佳余甚欲得多金哈曰如是乎又何故歟錫曰有金錢則事事皆可為如彼杯檣老姥使僕有金將為買一蓆一鉢每陰雨吾給以一金使彼得以安居吾更願贈以一椅得此則姥之骨



媿媿可  
聽錫真  
性情中  
人哉

可以。不。痛。彼。媿。骨。與。吾。儕。異。每。動。必。痛。寧。非。至。苦。想。君。亦。同。此。心。吾。有。金。盡。此。數。物。舉。以。遺。之。彼。能。稍。紓。疾。苦。亦。未。可。知。也。哈。氏。輕。咳。嗽。問。曰。汝。有。金。更。欲。何。爲。錫。曰。甚。多。甚。多。第。一。則。爲。吾。母。吾。將。買。諸。珍。異。獻。之。如。針。簿。扇。金。鐲。指。環。大。辭。典。吾。更。欲。爲。母。購。馬。車。已。有。車。則。無。須。待。他。人。合。坐。豈。非。甚。善。此。外。設。吾。母。愛。桃。紅。綢。服。吾。亦。購。以。爲。獻。吾。母。最。好。元。色。吾。將。引。母。入。巨。肆。俾。盡。觀。諸。物。苟。吾。母。所。好。不。論。何。物。吾。必。不。吝。此。外。尙。有。傑。克。君。語。至。此。哈。氏。問。曰。傑。克。爲。誰。曰。傑。克。爲。磨。靴。人。其。伎。絕。佳。居。于。鬧。市。轉。角。處。吾。知。之。于。數。年。前。時。余。尙。幼。與。吾。母。同。步。遊。母。與。吾。一。拍。球。吾。持。以。散。步。於。車。馬。喧。闐。中。不。圖。吾。球。忽。飛。去。吾。入。懊。喪。望。而。泣。吾。時。齒。稚。猶。着。女。子。衣。時。傑。克。正。爲。人。磨。靴。見。之。急。趨。往。馬。足。間。取。球。還。拭。以。衣。付。吾。曰。小。郎。此。無。恙。遂。以。給。余。由。是。余。母。感。謝。余。亦。感。謝。此。後。余。至。其。地。必。過。傑。克。處。傑。克。輒。喜。慰。余。亦。喜。慰。

無頭無腦純爲小兒口吻、數語爲商界明燈、亦不可少之自治力、此子謂天真

第二回 迎幼主茅舍衷情 好施與少年露頭角

三十二

後漸歎洽傑克每與余言買賣事近今亦不佳錫娓娓然述其事頗誠懇哈氏自撫其頰笑問曰如此乎汝將何以贈傑克乎錫曰吾有金將以之善遺旋克其人者氏大笑曰旋克又爲何人乎曰旋克爲傑克之儔其不良傑嘗謂此人頗不直專事欺詐商業且爲之敗壞傑克雖怒之無如何也君思之一則勤懇事所業終日不倦一則毫不事事專爲詐僞焉得不爲動怒傑克則人多樂與交易旋克則人多厭之以故旋克處無再顧之客夫然使吾有金將善遺之購一招牌贈吾友吾友自言得一招牌則大善此外吾將贈以新服並刷帚使有以着手傑克又自言無論如何能得起手裝潢則甚善矣錫所聞于傑克之鄙語公然言之誠摯可愛之色難以形容其心中以爲對語之人必與已同心聞已言亦必入彀故言之坦然哈氏實亦樂聞其說蓋如林檎老姥以及傑克事皆足以表其愛友之情忘一己爲人謀肫肫不

事△說、出、心

頤△讀、之、解

厭氏故不能忽略也。因問曰：汝何如得金？將自買何物？錫曰：甚多。然吾欲先以多金與美黎。彼有子十二人，夫閑居無事，每來吾家，泣吾母，輒以藍盛物，予之，泣猶不止。謝曰：深賴主母感激不盡云云。此外則有霍布士，吾將贈以金時計及錶鍊，以及烟管。此三者畱爲紀念。夫然則吾將自備所好。哈氏聞之曰：然則何說？曰：吾將爲共和黨。陳時情狀，吾友與吾盡着制服，排列操演。吾有金頗願一試爲之。錫特黎正激昂時，戶忽啓，母夫人入座爲哈氏謝曰：誠無策久延失禮。頃以貧女來覓妾，故與傾談耳。哈氏曰：公子熱情爲朋友計，且預爲得金地步，將以種種物贈其素交。今正在長談中。夫人曰：今來訪妾者，卽錫兒之友，現尙在竈下。其夫病無往不艱苦，洵可憐。時錫自椅脫然而下，曰：吾往視之行。復來，吾問其獲何疾，彼無疾。時誠不惡，當作一木刀贈吾。此誠才子語。次卽趨出。哈氏正襟坐，自思以何言與夫人語。少躊躇，窺夫

人辭色。徐曰：愚老自特凌考起行時，曾請命老侯。應如何辦理？辱侯指命，謂襲侯。此次赴英，祖孫相見，必使小侯滿意。小侯繼今以往，身世一變相當。物品苟能悅小侯之心者，禮無不致，初不限于何物。老侯雖有成命，然補助貧民老侯，或無此意。但欲爲小侯滿意，設不能辦，此則轉恐開罪老侯。某不敢任此咎戾，願夫人恕之。哈氏蓋不敢直述老侯之言。老侯所謂悅錫特黎之心，以重金滿其望者，非純爲美意。蓋亦有所爲而云然。設錫特黎非生性慈愛，則貧兒乍擁多金，鮮不爲之墮落者。然哀魯夫人本溫柔，初不疑及此意。僅知老侯以喪子之戚，愛及其孫，錫兒得此，足以救助貧人，誠爲可喜。故夫人以爲其子遭際不薄，得遂其慈祥之心。此誠難有事，歡愉溢于辭色。笑曰：辱老侯厚誼，誠感謝。錫兒固亦甚樂。適來貧婦名白黎，其夫頗與錫兒厚，亦至誠人。妾嘗周給之，惜寒家亦不甚寬裕。此人無病時甚勤謹，今以久病故。

用、意、深、  
遠、此、所、  
謂、小、時、  
了、了、大、  
未、必、佳、  
願、溺、愛、  
者、一、省、  
此、言、

如藥食時服之類。頗困苦。夫妻二人幾至不能自給。時哈氏伸手入袋中取錢夾。觀其色若有所思。氏意中蓋謂此固小侯之願。然對老侯宜若何措辭。侯生而慙拙。頗染驕恣之習。作如何觀念。誠不可知。躊躇頃。顧謂夫人曰。特凌考家夙稱富裕。小侯有所需。無論鉅細。請無慮。小侯無所不足。則老侯始稱快意。今小侯有所需。請先以金五磅爲補助貧民費。夫人可轉付小侯。夫人笑曰。英金五磅。足當廿五圓。彼兩人得此巨款。誠非所料。卽吾亦不計及此也。哈氏冷笑如常時。謂曰。公子生涯業已大變。此後直湏掌握大權耳。夫人曰。信如公言。誠吾兒之福。吾兒殊無驕肆氣。吾亦爲之懸心。將來吾必不使暴用權力。因宜施教。始稱吾志。兒今尙幼。可慮者成人耳。哈氏素冷淡。又老子世故。然觀夫人優愛之情。溢于眼睫。心中亦爲感動。輕嗽曰。老夫頃聞龔侯清議。知其秉政後。必不爲利己忘交之事。今雖年幼。然夫人可無多慮。

光武起于田間，知民間疾苦，錫特黎以貴族出，塽巷中，與篋人子相往還，此天所以啓錫特黎耳。

第二回 迎幼主茅舍衷情 好施與少年露頭角

三十六

也。時見錫洋洋來，夫人起逆之，錫仰視母面，語曰：病甚劇，貧不能付房金，病者因而益劇。白黎言：倫巴德白黎之子有衣一襲，將使爲人家小僮矣。且語且入坐其面，若有隱憂。謂哈氏曰：君召我乎？吾母爲我言之，吾適與白黎叙話耳。哈氏自覺有失，君臣體統，默不言思。小侯毫無驕慣習，誠如母言，因歎曰：特凌考侯語未畢，中止不復言，意蓋謂特凌考有傳人矣。因注視夫人。時夫人趨近其子，伸兩臂攬兒於懷，呼曰：錫特黎侯爵，卽汝祖父。老人甚切望汝。汝伯叔及汝父均中道逝，汝祖尤愛汝。一則欲汝勿違祖父意，一則欲汝心安樂。故汝所欲補助者，儘汝爲之。誠汝之福。哈君適言汝有所需，必以給汝。此後更有多金供汝用。今卽以若干與白黎，得此則房金可以支付。其夫病中亦可任賞何物。錫兒善否，可喜否？汝祖父眞善人耳。語次，卽於其子粉頰上接吻。兒聞母言，意若驚紅暈滿面，急掉頭，謂哈氏曰：吾敬受。吾急以付白黎。

入情入理

付訖。再來。可否。吾卽行矣。哈氏卽以紙幣付錫手。錫得金。急奔至竈下。未入門。卽呼曰。白黎少待。吾與汝金幣。汝可歸付房金。此吾祖與吾者。吾今畀汝。及汝夫密卡君。白黎受金。忽訝其多。呼曰。錫公子。何爲此。非廿五圓乎。又高聲呼曰。夫人在何處。夫人聞之。卽起立。謂哈氏曰。妾姑一行。爲語其故。時哈氏獨留室中。立近窗畔。憑眺間。多所感慨。憶及特凌考城中。有精室。處其中者。爲老侯。居處雖華麗。然生有痼疾。心中一無敬愛者。塊然獨居。人亦無敬愛老侯者。推原其故。蓋以侯生平未嘗施愛于人。徒爲傲慢。恣肆躁急。成性平生。惟知家傳爵祿。及一身樂事。不皇爲他人置念。資財權力。高名尊位。恣其所爲。僅以供及身逸樂。放縱過甚。遂有今日之結局。而戇疾愈甚。嫉世益深。世亦惡侯之爲人。雖高官厚祿。然一人孤立于上。亦所罕見。侯嘗折簡招客。或夜會。或田獵。未嘗不裙屐交錯。極一時之盛。然來者輒懷恐懼之心。老

侯殘忍之性。刻薄之言。並用之無所顧忌。又好嘲諷人。必使人不快。而後已。哈氏事侯久。見慣不以為奇。今則忽於隘巷斗室中。發種種想。適高坐大椅上。小兒自言其友曰傑克林姥檣者。觀其姿色。與老侯直有天淵之異。孰知馮托雷手中。將來乃能握無窮之歲入。權力攸歸。善惡惟其所用。哈思及此。不禁大為感慨。獨語曰。大變革。此誠大變革耳。語次。錫侯隨母入室。錫意興飛動。坐母傍椅上。蓋喜白黎得助而解憂也。因語曰。傷哉。哭泣。但且哭笑耳。余於且哭且笑之人。今初見之。余祖誠善人。余未知之。侯爵如此。較余所思者。賢出遠甚。余願為爵樂甚足案也。

白黎感泣狀在  
小兒口  
中寫出  
文章至  
此可謂  
神化矣



第三回

錫特黎感懷辭母國

霍布士豫約赴英京

所、欲、不、在、大、得、歡、常、有、餘、

此、語、足、

逾一星期。錫特黎始知侯爵利權。蓋無不能如願以償。錫初意所不及料。稔聞哈氏語。漸以自信。然錫所奢望者。實簡而易致。故時有滿意之色。哈氏亦歡慰。赴英之前一星期。哈氏與錫同訪桀克于市。午後。又往訪林檎。老姥贈以帳幕火爐之類。又予以數金。姥感謝如獲大賚。錫頗異之。因告姥曰。吾行且赴英為貴族。每逢陰雨。思及姥。骨痛心殊不安。我輩筋骨堅強。曾不知有痠痛於姥。實為動念。姥能早愈。則余心慰矣。時老姥驚疑不自信。竊謂何修獲此。張口無一言。錫與哈氏自去。途中謂哈氏曰。此姥真善人。昔吾嘗傾跌。擦損膝上肉。姥以林檎餉余。不取。直余始終不敢忘。抑無論誰。何有恩于我。

以淑薄、停澆使、阮孝緒、問之不、知感慨、爲何。

第三回 錫特黎感懷辭母國 霍布士豫約赴英京

四十

者皆不可忘也。語次其正直之容。若不知世間有負心事。蓋亦心地坦率。使然。其於桀克家亦頗有意趣。錫乍至時。桀適與旋克爭怒容。可掬。錫曰。勿爾。吾以多金爲汝驅。後禍桀聞而大驚。不知所云。小侯徐述來意。而出言淡泊。毫無驕矜造作之氣。哈氏竊爲歎服。而桀克初未知其友爲貴人。且聞錫言。謂苟無天札。則將飛升爲侯爵。桀張目開口。仰天自失。帽落地。幾不自知。既而拾帽起。又猝發奇語。哈氏聞之。曾不解。觀小侯若能通曉其意者。其言曰。汝何誑余。余知之。小侯稍避易。既乃直告之曰。聞吾言者。初必不見信。霍布士。迺以余爲謔語。余聞侯爵事。初亦厭惡。余則已成習慣。余祖老侯愛余甚。余有所思。無不立致。且儲金于哈君處。供吾取用。吾欲爲君遣旋克。故分吾所有。以助君願。勿罪。其後遂遣旋克。他徙。過客均至桀克家。又贈以刷帚。及新招額。輝皇耀目。桀克茫然如夢中人。注視錫面。若木雞。直至錫伸手告別。

時猶若無知覺者。錫慰之曰。今告罪。願君生意興隆。僕與君握別。心殊不樂。然身爲侯爵。再來與否。未可知。君本余至友。以時遺我好音。函封請書。馮托雷小侯僕已易名矣。語訖。聲慘楚。若寒顫。眼皆盈盈。欲濕。桀克亦連瞬。其目睫毛已有淚痕。桀本粗工。未經教育。心有所感。不能發諸語言。故終無一語而咽喉若有所梗。嗚咽有頃。乃曰。汝能不往則善矣。又向哈氏曰。尊侯謝汝厚賜。望汝導此子常來吾家。此誠佳兒。洵可愛。氣度極相稱。誠佳兒。音梗咽不能出口。哈氏導錫出門。桀克猶注視不少瞬。慘沮不能自己也。一日錫稍暇。往叩霍布士。士近今頗伊鬱。錫持金錶及金練相贈。霍氏幾不能作酬應語。惟以錶盒置膝上。屢以手自拭其鼻而已。錫曰。叟此中尙有題識。吾倩人書曰。舊友馮托雷持贈霍布士公。叟盍觀之。氏又拭其鼻。聲慘動。若桀克答曰。吾永不能忘汝。今赴英爲貴族。設忘余。余甚悲之。錫曰。余無論何之。必不

敢忘叟之情。余與叟共居時。何等歡樂。叟何日能來。一顧余。余祖愛余甚。余必爲祖言之。彼時以手函迎公。亦未可知。叟乎。叟乎。余祖爲侯爵。無嫌否。倘果以一介迎公。得毋惡其爲貴族。棄而不往乎。霍至此亦曰。甚善。設果來迎。余必往。蓋氏雖戇直。然于錫交情過篤。設鄭重相招。霍氏亦必棄其僻見。不爲過拒。而後來霍氏赴英之約。固預訂于此矣。

情  
觸處生

其後旅裝齊備。未幾行期已至。馬車已止於戶外。時錫心中若無限感。觸母下樓時。淚盈睫。口皮微微顫動。錫卽趨前抱母。項接吻。而母子共悲感。不自知。錫謂母曰。此室吾兩人共戀之。任至何處。不能忘也。母低聲曰。錫兒誠如汝言。於時母子登車。錫特黎故意貼母坐。母時探首窗外。回顧所居。若甚惜別。錫窺母面。撫母手。又握母腕。未幾已至人羣喧雜中。下車登舟。見載客馬車紛然往還。旅客待行李不至。有焦急者。大箱櫃雜投。有牽引轉動者。水手

或解繩索。或往來奔走。有貴婦人。有紳士。有小男女。紛紛而來。或歡笑。或閉口。若有餘悲。中有二三人。掩泣以手帕拭淚者。錫見之。無處不增其趣味。又見舟中積繩成堆。風帆半捲。桅檣高矗。時錫心中早經預備。謂俟開行後。吾將詢水手。海賊如何。因凭闌立。見水手及埠上挑夫。紛紛騷亂。又大樂。忽顧見遠處人叢中。有左右挨擠者。錫思此何人。凝視之。迺見其鑽出人叢。向己而來。手持赤色物。眼四顧。喘息甚急。既近。乃知爲桀克。哮喘相續。呼曰。吾欲一視汝。故急奔來。誠大擁擠。汝今往英爲貴人。吾有斯須物。係昨日贏餘所購者。汝可持往。吾來時。船人不許。吾上船。與之爭。故包物紙已擠落。不知何往。出其所持曰。此手帕耳。願汝納之。錫未及答復。已聞鐘聲鏗然。桀克一躍而出。踉蹌顧曰。再會。汝往爲貴人。持此以往。勿負吾意。聲浪未歇。已失其影。復向人叢中。下甲板去。足甫登岸。跳板已曳上船。桀克立埠上。脫帽爲別。錫

卽持手帕搖曳答禮。萬籟嘈雜中有聲軋軋然。又聞曳引之聲。岸上人望舟中。高叫舟人亦呼其明友第。聞諸君再會之聲。又曰再會勿忘。至利物浦。與我一函再會。再會相互喧闐中亦不辨爲誰氏。錫探半身出欄外。作勢大呼曰。桀克君多謝盛意。再會再會。時汽船已動。人人大呼。錫母夫人揭面網上。眉際觀岸上嘈嚷。桀克則癡立望。錫面徒見錫金絲髮爲海風吹動。肉灼有光而已。則惘然如夢矣。錫復盡力大呼曰。桀克君再會呼聲未已。汽船徐進行。馮托雷侯去。生長之鄉而入先君之故國矣。

君去矣  
可奈何

#### 第四回

#### 賢夫人善言慰嬌子

#### 老水手譚語說瀛洲

舟行多暇。夫人以不能同居事。告錫特黎。錫初不信。既知母非戲言。乃大驚。哈氏至此亦歎老侯使夫人居近地。不爲無見。非然。則錫終難與母隔絕。反致別生枝節。亦未可知。時夫人以愛語慰之。謂所離不遠。不得爲多別。既而錫亦知之。雖不安。然亦無策。夫人之言曰。錫兒。吾所居去城不遠。僅斯湏間耳。兒每日可來視吾。卽有言亦可爲我述之。誠可喜。汝居之城甚壯麗。汝父時言及之。故汝父生時。酷愛其地。汝亦宜愛之。錫聞母言。卽曰。誠可愛。設與母在一處。豈非更妙。錫心中知母將分居。殊不知其何義。實則老侯處置之策。毫無所知。然自其母思之。則惟願錫特黎不知其詳細。謂哈氏曰。妾思此

感、慨、不、  
淺、然、闢、  
空、而、來、  
出、人、意、  
計、之、外、  
此、所、以、

中原委不宜與之明言。設使聞其究竟。則非但不能了解。反使失驚。而心中亦多不快。老侯厭妾事。不使稍知。則兒心自無他念。始得與祖父一氣。抑錫兒自幼迄今。凡憎惡以及不近人情事。以未聞見。設知有人憎惡妾身。必駭絕。哈君如吾兒愛妾。可謂切至。甯使稍長後告之。妾豈爲一身計。自老侯言之。亦應如此。不然。則吾兒必與老侯生無窮扞格也。錫特黎微聞其語。心滋不解。母何言。必待已年長始以實告。吾誠不能知其何意。己身又何爲與母異居。處更所不知。幸母時時以軟語譬慰之。始爲稍釋懷抱。然憑眺海面。若有所思。時聞太息聲。不類童稚。哈氏每從旁窺見之。有時謂哈氏曰。僕頗有所厭苦。人不能知。美黎及霍布士曾爲余言。世上有種種勞苦人。汝必周卹之母。又告余曰。汝祖父老而喪子。誠大可慘。汝必善事祖父。夫人至盡喪其子。子然一身。何以久長哉。錫每發言。無人不爲之憐愛。每出語。必有風采。無



爲小兒  
循事歟

此之謂  
知本

語如剝  
蕉不類  
小兒之  
言  
哈氏一  
笑中有  
無限烟  
波然錫  
不知也

不入神。或轉述他人語。其貌頗嚴整。風韻天成。雖以言語形容。坐時則以手  
置膝上。談論儼然。若議大政。聞者無不稱異。哈氏與錫同行。實大快樂。氏嘗  
問錫曰。汝亦有愛老俟之心乎。錫曰。然。祖父本吾骨肉。人情莫甚於自愛。其  
親。況祖父待吾尤厚。卽他人有愛吾者。吾亦必報之。況已親乎。又況已親而  
厚賜及吾者。愛之之切。甯復過此。哈氏聞其語。乃更試之曰。雖然。汝祖父果  
愛汝否。錫夷然答曰。誠愛吾。吾又爲祖父血胤。祖父愛余。自然切摯。非然則  
九余所欲爲者。必使滿意之言。祖父何能出口。抑又何爲。遣公來逆余。母子  
乎。哈曰。信然。豈若此乎。答曰。誠然。汝盍思之。甯有祖父而不愛其孫者。哈笑  
頷之。

波平天朗。乘客暈船者皆醒。上甲板。凭長椅。吸換空氣。旅行無俚。人人多傳  
述馮托雷事。如講小說。侯每日迴旋於舟中。與母及哈氏以時運動身體。或

寫、哈、氏、正、所、以、寫、錫、之、天、真、一、幅、海、客、泛、舟、圖、活、潑、地、因、物、賦、形、冷、冷、然、不、知、其、所、之、愁、態、可、掬

第四回 賢夫人善言慰嬌子 老水手調語說瀛洲

四十八

則與水手閒話。以故無人不注意。蓋無論何人見錫鮮有不樂者。所至人多親暱之。縉紳者流。有時登艙面運動。見錫呼使同戲。則凜凜然闊步就之。或有爲戲言者。則以笑語答之。錫每與人談論時。必有圍而觀者。聞其言輒發人興致。每爲懽笑。又與同舟小兒遊。所嬉戲皆高尚有趣。事舟中水手大都與錫親暱。錫得時聞種種異事。若海賊若海舟。遇風漂泊絕島之類。錫更爲之興動。適手中持玩具船。若舉帆繫纜之類。皆習爲之。而水手所用之慣語。錫一聞卽默識不忘。轉以莊容爲人述之。以故紳衿命婦。輒爲發笑。錫初不自知也。中有水手名桀黎。年老多經歷。航海何止數千次。爲錫特黎語尤詳。桀黎嘗漂至蠻島。島俗食人。可恐如惡獸。桀身肉曾爲割啖。又曾剝其頂皮。若此類者。又不知幾十回。錫聞之一一爲母語。曰桀黎其人爲禿頭頂皮。遭蠻民褫剝者。非一次。故不復生髮。末所遇者爲巴爾馬加王。以娑羅門酋長。

發語便、有天趣、以其胸、中皆太、和故也、不忘故、交文亦、映帶成、致虛懷、谷不敢、自信、創論得、未曾有、然則今、之儘忘、者皆曾

髑髏爲刀割。桀黎頂故。永不生髮。其時可怖之狀。實所未遇。王舉刀一揮。桀黎毛髮爲之矗立。不復倒。王因剝而戴之。有如毛刷矣。如桀黎之多所經歷。吾未嘗見之。不以此語。霍布士吾不能耐也。一日天氣不宜。舟客居艙中。客座內不能登甲板。或激錫述桀黎所遭事。錫大得意。懇懇然爲衆述之。莫不欣喜。旅客羣思世間乃有此童子。然錫亦非故爲容悅。特已所能言者。無不獻之於衆。且自知己身爲人所重視。更覺自喜。桀黎事述訖。卽奔告其母曰。諸客問吾言。無不快慰。然吾言或多不善。亦未可知。諸君多疑爲失。眞或謂桀黎何至遭逢若此。但羣謂吾能言之盡妙。吾疑桀黎或多所遺忘。蓋亦屢剝頂皮之故。頂皮屢剝。則其人多健忘。亦未可知也。未幾舟達立物浦。與桀克別後。十一日矣。次夜母子及哈氏同車赴考忒路城。卽老侯置夫人別居處。及門已暮。宅院不甚可辨。入門時。錫舉目見左右有大木兩本。交覆門外。

經、剝、其、頂、後、者、乎、總、結、上、文、侯、門、氣、象、補、筆、要、言、不、煩、錫、兒、舉、動、便、如、春、風、撲、人、美、黎、亦、老、于、世、故、者

第四回 賢夫人善言慰嬌子 老水手調語說瀛洲

五十

居。中。有。坦。道。軀。車。直。入。甫。開。戶。燈。光。燦。爛。達。戶。外。老。婢。美。黎。本。隨。夫。人。來。時。已。先。至。錫。下。車。時。卽。見。長。廊。下。美。黎。與。羣。婢。同。出。迎。錫。大。喜。飛。躍。至。美。黎。前。笑。語。曰。美。黎。汝。已。來。此。乎。因。回。呼。其。母。曰。美。黎。已。來。此。矣。語。次。抱。美。黎。項。以。頰。親。其。面。時。夫。人。扶。美。黎。肩。細。語。曰。美。黎。汝。來。此。甚。善。吾。見。汝。始。寬。慰。吾。居。非。所。習。頗。苦。得。汝。足。以。自。慰。矣。美。黎。因。扶。主。母。手。徐。步。入。窃。思。夫。人。遠。離。故。土。又。以。其。愛。子。付。諸。未。曾。識。面。之。人。其。苦。惱。不。言。可。知。新。宅。婢。僕。皆。英。人。羣。圍。視。新。來。母。子。議。論。紛。起。蓋。老。侯。之。積。怨。以。及。夫。人。異。居。之。故。小。侯。承。業。之。事。與。夫。老。侯。之。氣。質。皆。衆。所。稔。知。故。但。曰。觀。此。子。若。甚。可。愛。恐。終。難。稱。意。耳。諸。婢。於。小。侯。之。爲。人。曾。所。未。知。故。言。之。如。此。錫。洋。洋。如。平。常。自。脫。外。套。不。煩。諸。婢。手。因。四。矚。見。廊。下。陳。設。有。鹿。角。以。及。諸。珍。物。皆。常。人。家。所。無。者。錫。觀。之。窃。自。異。呼。母。曰。此。誠。麗。室。母。居。此。甚。善。此。誠。侯。門。耳。蓋。錫。居。鈕。約。湫。市。久。觀。

二語包、括一切、點綴皆、雍容華、富非寒、乞兒所、能道一、語、美黎語、語貫帶、起落毫、無痕迹、是直大、方家筆、墨鳥得、以小說、少之

此則輝室譎麗遠出故居矣。美麗前導登樓。見白紗窓幔潔白。躍眼寢室中。爐火已熾。有波斯貓白如雪。臥層毯上。美黎指謂主母曰。夫人此貓係侯家。女主管所獻。此人誠親密。聞夫人來居。各事均佈置妥貼。吾曾一見其人。彼與哀魯先侯亦極密。語次第云。可惜彼謂人家必有貓。始相稱。故以爲獻。每道及先侯。謂侯幼時卽相識。洵爲可兒。及侯長。大事上接下。無不和睦。誠丈夫子。吾亦語之曰。今來之小侯亦如姥言如此。佳兒吾所未見也。時夫人稍整齊衫裙。復下樓入客廳。室頗開潤。仰塵稍低。周圍器具刻畫精緻。椅深坐而高背。堅固華麗。花架壁廚均古雅。其餘陳設皆珍物。暖爐前以虎皮爲毯。兩側各有安樂椅。時小侯臥虎皮上。轉側爲戲。所畜貓已自樓上隨小侯來。趨小侯側。答曰。繼今以往。願與侯親洽者。侯甚喜。橫臥皮上。舉頭枕貓項。以手撫之。時哈氏與母切切語。侯殊不聞。是晚夫人顏色有不安狀。低聲謂哈

重出小兒不關心狀  
可謂寫生妙手

簡當  
是慈母  
是賢婦  
是古廉  
士是孤  
芳猷賞  
者  
語中一  
把血淚

第四回 賢夫人善言慰嬌子 老水手譚語說瀛洲

氏曰。今夜姑勿往。如何與妾同居。僅此一夜。公以爲然否。氏謹諾曰。唯。今晚不往。亦佳。食後容老夫先行報達。老侯可耳。時夫人轉盼其子。見錫臥虎皮上。心中無一事。頰上髮蓬蓬。然其半散。虎皮上爐火光中。貓亦安樂。聲呼呼。然貓眼若閉。若啓。錫以手撫弄之。夫人覩此狀。不覺失笑。然笑容未著於面。又悄。然謂哈氏曰。老侯於妾舍子之苦。想毫無所知。又改容語哈氏曰。老侯所言金錢事。煩公爲我辭謝可乎。哈曰。何謂何處金錢。豈老侯所謂歲入分。瞻夫人者乎。應曰。然。卽此事。妾領受此宅者。蓋欲與吾子切近。故無可如何。覲然承受。此外則妾本寒素。無煩此不時之需。故願辭謝。老侯本惡妾設受。其金則無殊。以錫特黎。易金錢。妾何能堪。此今以吾兒付老侯者。原爲吾兒計。故母子之間。割絕恩愛。錫兒亡父。想亦同此心耳。哈氏曰。夫人之意。非吾所料。恕老侯不能善體。此心轉易。悞會耳。夫人曰。老侯稍一思之。必不難索。

其言淒楚聞之酸鼻哈之言婉而達風骨崢嶸世間那得此趣極爽叙爽補筆如轉

解妾無金無所困苦老侯憎妾甚引其孫與母別居而欲妾受此金錢供一身揮霍所不爲也哈氏默然有間徐曰老夫謹當爲夫人申意談頃肴饌已羅列主客入坐貓亦就錫特黎側伏椅上見人食則喉中呼呼然作響未幾哈氏告別徑赴侯邸卽傳見時老侯傍暖爐坐安樂椅病足攔足踏上叢眉之下銳眼灼然睨哈氏外貌若沈着而中心實紛亂哈氏故知之有素矣侯問曰哈君歸乎所事如何哈拱諾曰唯馮托雷侯與母夫人已同在考忒路城海上無恙母子均安善老侯聞之若躁急不可待者以手拭其鼻亟曰甚善哈維君長途辛苦先飲一杯語我此後事哈曰小侯與母暫同宿明朝往導之來見老侯橫臂椅上揚其手曰此後何如吾曾囑汝事無巨細不必以函告吾故至今一無所知小子果如何人物其母各事吾不問亦可但問此子如何哈氏手葡萄酒飲訖持杯答曰然年甚幼僅七齡侯欲詢其性質

非哈氏不能對  
此文章作勢佳

省筆

等吾急切不能置對也。侯聞其言，疑慮掛念一時，並熾眼光，霍霍然射哈氏。卒罵曰：「如何蠢物，歟！一無用之犬豚，歟！望而知爲美奴所產，歟！哈曰：「不然，望而知爲美產，僕所未見。僕與小兒甚疎，忽然以愚意度之，謂小侯必非常人，所敢斷定者也。哈氏與人言，本沈着不擾，至此更持重以對。且思曰：老侯於錫特黎品格，本所未知，與其自吾言之，不若待其祖孫相見，後自加評斷之，爲愈。時侯問曰：「此兒強健否？」答曰：「甚健。身體發育亦相當。侯曰：「手足舉止相稱否？」時哈氏若有微笑之色，蓋憶及考忒路城別邸中錫之丰采，隱然如在目前。橫臥虎革上，情景如畫，金絲髮散亂着虎皮，面色如櫻花，尤動憐愛。今老侯旣問及此，因曰：「人品極軒昂，老夫實不能言其萬一。總之尊侯目中所見本國兒童，其興趣必有少異也。時老侯足痛，又作聞哈語，急曰：「誠然，誠然。適成爲美國小兒禮法，必非所知，不過一寒乞兒，非吾所願聞。哈曰：「否，小侯



措辭不  
充不卑  
哈真能  
言之士

非不知禮法者。吾謂與本國兒童少異者。初非貶損之辭。特與年相若者較。則小侯頗有成人之風。而老成中又不脫兒童本色耳。侯曰。美人腔調本如是。吾習聞之。若輩或則放肆。或則惹厭。如老人誠厭物。奈何。哈氏不言。且飲葡萄酒。不與侯辨論。况侯足痛。又作。尤以不觸怒爲佳。故默然有間。徐曰。哀魯夫人。有一言。上瀆。謹爲傳述。君侯能垂聽乎。侯聞之。怒吼如獅子。叱曰。尙何言。吾不願聞此女事。君能勿道乎。哈曰。尊旨誠是。然所言殊切要。蓋卽君侯所賜。歲入。夫人辭不受。命僕達其意於君侯耳。侯意甚疑駭。又大聲曰。何謂此。又何故。氏復前陳曰。夫人得多金。無所用。且與君侯亦未必親密。故必不敢受。時老侯怒發如烈火。謂哈氏曰。何謂彼欲與吾親密乎。吾無可親密。言及此。女吾心輒作惡。此長舌婦。美國之貪人。吾誓不見之。哈不平曰。告罪侯言大誤。侯斥夫人爲貪。以僕觀之。彼辭金不受。他無所求。豈貪人而能若。

是侯無以對。第曰君左右嘗之有故耳。哈曰微僕言。夫人亦必面陳此語。僕今爲傳述。僕實心佩其人。彼蓋能營業自養。故出此策也。侯曰吾實不服。此不過美人之故智。吾使居近城。設彼竟操賤業。吾何以堪。人知其爲馮托雷侯之母。豈能無相當之供給。吾以爲取金便。哈曰卽侯必強與之。吾思夫人亦未必需此。老侯又曰需此與否。吾不知所應給與者。吾甯與之。藉曰吝此則彼竟爲賤役。遭此訛笑。吾顏面何在。旣而乾笑曰此特教其子怨吾之一策耳。不然亦必欲傳播吾之惡聲耳。哈曰此恐不然。侯聞夫人之言卽知其毫無此心矣。老侯憤怒躁急。足又痛頗困憊。太息曰吾無心聽賤婦之言。哈氏至此不顧侯之意。念如何肅然爲夫人致詞曰夫人謂己身犯君侯之忌。使母子離異。其故則切勿使小侯知之。願君侯留意以小侯戀母之情。異常親密。萬一與老侯稍生隔閼。則於心大有不安。蓋小侯年幼。終不能曾悟其

理。藉於君侯。稍稍嚴憚。則小兒愛慕之心。必因而薄弱。斯則闕憾不能彌補。故一切事甯俟小侯長成之日。再以備細語之。不爲太眇。與君侯初見時。必以融洽愛情爲主。此夫人所最憂慮者也。老侯仰凭椅背。叢眉之下。老眼灼灼。然視哈氏。喘急未定。語曰。甯有此其母。豈能不語其子。世界甯有此事乎。哈氏淡然答曰。夫人誠無一言。吾所敢爲之保證。小侯信祖父甚篤。以爲君侯生性。必萬分慈愛。曾無人以片言動其疑慮。况僕在紐約之日。辦理一切。悉如成命。小侯方謂祖父慈善寬和。非尋常可比。何疑之有。侯曰。豈若是乎。哈曰。僕敢再三擔保。君侯見孫之日。如叱咤惡聲。唾罵其母者。勿使聞之。始爲上策。此老夫之意。願垂聽焉。侯徐曰。七歲小兒。何能辨此。哈曰。不然。小侯有生以來。斯湏未嘗去母懷抱。故異常親愛耳。

第四回 賢夫人善言慰嬌子 老水手調語說瀛洲



## 第五回

### 入名城小兒炫目

#### 述俚語老侯解頤

翌日馮托雷侯與哈氏同車赴特凌考城。時已過午。先是老侯囑哈氏。謂必至晚餐時引小侯來見。老侯蓋屏從人與哈氏言。或別有深意。姑不具論。時馬車轟然逕發。小侯凭窓望景色。所見所聞。無不意興橫生。前有肥馬引車。鞍韉烟灼耀目。御者昂然執鞭。馬丁爲之副頤。至一大門。雕鏤精絕。門上有物如巨冠。侯見之頗異。車入門時。見兩側伏石獅。小侯探首窗外。見蔦蘿青葱覆門上。啓門時。一少女出迎。顏色姣好。二小兒後隨。似少女之子女。舉目望車中。微笑鞠躬。又促其子。額首爲禮。侯竊異曰。此女豈知僕者乎。想從何處相識。因脫帽含笑問安。好女欣然視小侯。初微笑。繼則大喜。而目中已表

其親密之意。答曰。小侯來甚善。侯誠氣概。祝侯久享幸福。小侯脫帽酬答時。馬車已經過女子側。逕前行。因謂哈氏曰。吾甚愛此女。其子亦極可人。吾願時與過從。此外有美小兒若此者乎。哈氏竊思侯欲與門者子爲朋輩。誠不能妄答可否。故不語。時馬車進行不息。車兩旁夾道皆大木枝柯交互覆道上。有如綠門。爲錫特黎所未見。蓋英國中城廓以特凌考爲最富麗。廣廈連亘。於英國亦首屈一指。而其樹不及道旁叢木。亦爲他處所無。錫曾不知。但覺事事華美而已。午後日光穿大樹間。如金蛇。四無聲息。有沈寂之趣。微風瑟瑟。枝柯動搖。錫特黎大悅。便有羊齒草貼地如氈。桔梗花隨處開時。忽于碧葉下跳出白兔短尾一躍。又不知去處。或見雉雞成羣鼓翼飛去。錫輒爲笑躍拍手大呼。謂哈氏曰。此地誠佳。勝僕所未經。雖紐約中央公園不若也。行既久。錫又怪問曰。自大門達住宅路幾何。答曰。在三四英里之間。錫驚曰。

閒、開、寫、  
來、觸、手、  
成、趣、

此段如  
續阿房  
宮賦

撫今追  
昔不勝  
感身世之

如。是。乎。相。距。乃。若。是。乎。誠。遠。甚。錫。特。黎。驚。歎。未。已。又。見。一。鹿。臥。青。草。中。聞。車。聲。昂。首。起。視。意。若。驚。錫。更。異。之。謂。哈。曰。此。間。乃。有。此。異。獸。乎。常。居。于。此。地。乎。爲。何。人。所。畜。哈。曰。然。常。在。此。汝。祖。父。物。耳。未。幾。至。內。城。周。垣。巍巍。壯。麗。古。雅。夕。陽。照。窓。戶。光。輝。耀。日。城。樓。高。峻。壁。有。凸。字。砲。台。如。星。羅。壁。之。數。面。蔦。蘿。纏。生。愈。增。古。色。城。四。圍。有。瞭。臺。有。草。場。樹。木。暢。茂。雜。花。亂。開。錫。特。黎。揚。氣。見。于。眉。宇。謂。哈。氏。曰。如。此。佳。境。僕。所。未。見。昔。曾。觀。畫。圖。惟。帝。者。居。或。稍。近。是。語。次。已。近。宅。門。門。大。開。豪。奴。兩。行。立。錫。初。不。知。諸。人。何。忽。侍。立。惟。窈。窕。其。號。衣。而。于。諸。奴。迎。送。之。故。實。所。未。知。嗚。呼。身。處。馬。鈴。薯。堆。中。與。霍。布。士。爲。密。友。坐。高。椅。上。兩。足。懸。不。及。地。若。此。者。僅。隔。兩。星。期。耳。孰。知。此。圖。中。之。宮。殿。壯。麗。之。城。郭。與。夫。苑。囿。巨。木。草。場。鹿。兔。之。類。皆。爲。已。身。所。有。乎。

時羣奴并足立爲首一老婦人去錫較切近若將有言哈氏攜錫特黎至其

是、老、僕、  
婦、  
雙、管、齊、  
下、無、微、  
不、至、

包、括、老、  
侯、許、多、  
說、話、

形、容、室、  
之、廣、大、

前止步呼曰美羅君此馮托雷侯又謂錫曰此主管美羅是也錫含笑與之握手問曰是君乎波斯貓是君所餉乎多謝盛意美羅喜動顏色謂哈氏曰小侯狀貌若於何處曾見之令人回想哀魯殿下乃謂錫曰今日誠爲君賀錫雖遜謝然竊思吾有何可賀事忽瞥見美羅目中若有淚影又改容謂錫曰前所獻貓尙有二子且晚並當奉獻時哈氏與美羅不知作何語美羅荅曰君且假坐書齋讓小侯獨進可耳旋有侍者着號衣來導錫至一所戶乍啓侍者揚聲曰馮托雷侯進見觀侍者之色若謂以侯家嫡孫將來之領主又與老侯初見而已乃得爲引導亦非偶然時錫踰闥入始知爲巨室鋪陳器具皆豪貴不知名書架纍纍不可數滿置書籍室中用具皆黑色窓紗懸幕望之如烟三棱玻璃窓若有數重室之兩隅相距不知幾何故光線不能透滿目有朦朧色錫初以謂室中無人居神稍定迺見煖爐紅處有大安樂



椅一人。倘佯其上。椅旁臥一馬。司基種大犬。體及四足。皆作獅形。見人來。凜然起立。足音橐橐。然來就人。時椅上人急呼犬名曰達加兒。速來。此錫特黎不恐怖。亦不駭異。英風颯然。徐以手撫大犬頸環。與犬一同步近椅旁。犬累嗅其鼻。錫舉目見椅上老人。眉髮皓白。鼻如鷹嘴。聳于深目間。體魄龐然。知卽爲祖父。老侯則見錫特黎着黑天鵝絨服。披烈士領。溫潤中有凜然之色。鬚髮未燥。楚楚可憐。一手撫犬項。注視已面。若甚親愛者。老侯忽心中喜愛。夸傲之情。勃然而起。錫已近前。如見門者女及主管美羅狀。殷勤致詞曰。公非侯爵乎。吾卽哈維生引來者。爲公之孫。馮托雷公知之否。且語且伸一手。又切切然語曰。公安否。吾今日見公甚爲喜慰。侯亦欣然握手而不能出一語。注視錫特黎自頂至踵。細察一過。始曰。誠然乎。汝見吾亦知歡慰乎。應曰。唯甚喜。近旁有椅。錫卽就坐。椅高兩足懸空。坐神色怡然。注視祖面不少瞬。

徐曰。吾初思公爲何如人。記憶不。間在舟中。就榻時。思公必與吾父相似。侯曰。如此乎。果相類乎。應曰。吾父沒時。吾甚幼。父面不盡能記。臆觀公面。殆不甚相類。侯曰。然則汝已失望矣。應曰。否。見貌似已父者。固所喜。然雖不類。父面。但果爲祖父之容。亦無所不喜。公爲吾之骨肉。能不歡愛乎。侯聞之。身略仰視。錫面。蓋骨肉相親之天趣。侯不甚能解。侯平時於骨肉多所暴戾。喧擾不息。甚至禁絕往來。互相誹怨。固已反眼如仇讎矣。錫又續語曰。無論誰何必自愛其祖。彌此一定不移之理。况愛孫如公者。夫何言。侯聞此大喜。因笑曰。信然乎。吾果愛汝乎。錫大得意。更曰。甚是。白黎林檎。姥黎克。諸人皆承公厚賜。特謹謝。公侯不解。問曰。汝作何語。何謂白黎林檎。姥黎克。試明言之。曰。此皆吾所周卹之人。爲吾所需。卽以予之。非公爲哈君言者乎。侯大笑曰。此事則誠有之。汝得金買何物。可得聞與。時侯又有顰眉狀。視錫面。蓋欲知

呢呢然然  
 絮絮然然  
 若斷若  
 續起訖  
 不由人  
 一學語  
 小兒活  
 現于紙  
 上而文  
 法又與  
 前變換  
 無一語  
 相襲者  
 叙述千  
 萬言只  
 一語即  
 拍到老

錫特黎所喜者。究何等事。故欲問其究竟。錫曰。吾亦欲爲公言。桀克林檣姥  
 與夫白黎。公必不知其人。吾與公相去遠。初不知念公。彼三人皆吾至友。時  
 密卡患熱病。語未已。侯急曰。密卡又爲何人。曰。密卡爲白黎之夫。誠困苦。患  
 病不能動作。有子十二人。眞難眞難。密本好人。白黎又至吾家。哀泣。哈維生  
 來吾家時。白黎已絕糧。房金無所出。坐灶下掩涕。吾往視之。而哈君召余云。  
 公有金預存哈氏處。供吾用。余急取金。驅灶下與之。於是難解。白黎頗驚異。  
 初謂我偶誤。此吾所以感公不置也。侯笑曰。汝好金錢。適作此用乎。此外尙  
 有何用。時犬大達加兒坐錫前。屢昂首視錫。特黎錫談言激發。時犬亦若有所  
 思。此犬頗知自傲。不輕爲人所擾。老侯知其性最悉。故時爲留意。恐或驚  
 錫。特黎而錫撫摩犬首。犬靜坐。不稍動。侯頗以爲異。時犬泰然踞坐地毯上。  
 熟視小侯。若滿意狀。以拳毛如獅之首。擱置錫特黎小膝上。錫以手撫其新

過之大筆、候、身、上、  
之無、以、之、

第五回

入名城小兒炫目

述俚語老侯解圍

六十六

交。之。友。答。老。侯。曰。如。桀。克。之。爲。人。公。亦。必。愛。之。誠。最。上。之。鳩。們。也。鳩。們。蓋。市。井。俚。語。老。侯。直。聞。所。未。聞。急。曰。汝。言。鳩。們。何。解。錫。爲。所。詰。略。思。索。已。亦。不。解。其。義。第。爲。桀。克。所。常。用。語。故。信。口。道。之。以。爲。無。差。不。虞。侯。之。不。解。也。因。重。譯。其。詞。曰。桀。克。素。不。知。欺。人。事。小。兒。較。吾。尤。稚。者。桀。克。亦。不。扑。擊。之。其。爲。人。磨。靴。時。力。所。能。者。無。不。致。必。以。光。澤。爲。度。此。卽。鳩。們。之。義。桀。克。蓋。以。磨。靴。爲。職。業。者。也。侯。曰。吾。知。之。此。汝。之。知。己。乎。應。曰。唯。吾。之。舊。友。其。年。不。及。霍。布。士。而。長。大。相。仿。佛。吾。行。時。曾。贈。余。手。帕。因。於。衣。袋。內。取。赤。絹。整。理。之。上。印。馬。首。及。足。皆。紫。色。蓋。卽。桀。克。所。贈。因。曰。此。吾。友。餉。吾。者。吾。常。寶。持。之。可。以。圍。頸。亦。可。置。袋。中。吾。與。桀。克。以。金。以。新。刷。毛。遺。桀。克。彼。贏。餘。得。錢。卽。以。此。爲。餞。別。禮。至。若。霍。布。士。則。余。嘗。餽。以。時。計。并。媵。一。箋。曰。此。爲。記。念。見。此。如。見。僕。面。吾。見。手。帕。無。論。如。何。必。不。能。忘。桀。君。也。時。特。凌。考。城。主。聞。種。種。語。心。中。頓。起。特。別。感。

力△補△得△有△

亦△未△嘗△無△理△但△爲△言△放△任△主△義△者△所△不△喜△然△放△任△主△義△亦△惟△適△于△文△明△社△會△耶△米△魯△雖△終△代△奇△

覺不可名狀。夫侯本老於世故。不易爲外物所動。而今所遇者則大出意表。直爲癡絕。不能吐一語。侯本惡小兒。曾不暇屈己爲小兒謀。卽其子幼時。亦不知鍾愛。惟錫特黎亡父。軒昂威武。侯有時爲之動念耳。而已身平素。惟知任情自適。謙讓之美德。亦所未知。至小兒心術醇厚。誠敬信實。篤于愛情。天真爛漫。中有高尚朴質之情。更無暇體會。第知男兒皆蠢物。非嚴加限制。必放縱恣睢。成一下等動物。故其長次兩男。甚至良師不能教誨。三子稍異。是侯亦不知其性質優于兩兄。以爲己身年老。不能時加督責。故不盡知其良窳耳。其於孫男。更不望其如意。惟迫于名譽。故遣使迎之。蓋謂以繼承之人。毫無教育。聽其趨入下流。實爲家門之玷。且長成于美國。則必有鄙夫陋習。侯所置念者如此而已。故對于錫特黎。初無所謂愛情。第求其貌不過惡。不致過于愚蠢。斯亦已足。因己子失望太甚。哀魯稍可意。而與美人結婚。亦深

書固不可行于今之中國也

第五回 入名城小兒炫目 述俚語老侯解頤

六十八

惡痛絕。殊不望孫之如何出色。當侍者傳呼進見時。心怦怦然以爲昔所慮者。今且目見。故心殊爲之不快。然即使失望。能不爲他人所見。或稍足自掩。故命錫一人進見。比錫入室。侯一顧已覺丰采照人。毫無瑟縮恐怖之色。手置犬項上。泰然闊步而來。侯一時傲慢夸耀之心。飛躍而起。雖遽變其初心。以極高之奢望俟之。而風神舉措如此兒者。亦出意料之外。夫以不願相見之人。又爲己所痛恨之賤婦。乃產如此佳兒。神彩品格。迺至于此。斯誠夢想所不及。老侯際此奇遇。儼然矜持之色。爲之消沮。相對雖僅數語。而妙趣環生。益不能自解。常人入見時。大抵畏瑣差澀。趨趨不前。侯固數見不鮮。初謂其孫亦必若此。而錫坦然無所畏。又非故爲造作。天真靄然。惟知與人親洽。若不知有所謂。忸怩恐怖者。坐高椅上。從容問答。毫無成府。昔料此兒必有疑己之心。今則信其毫無此見。故老侯惟覺錫特黎愛己之情。此外亦不作

遇小事、則承順、  
△惟恐、  
不及一、

他想談言之頃。樂趣盎然。揣錫之心。惟求祖父當意。蓋于其承順意旨中見之。老侯固有痲疾。爲世所憎。然獨爲此兒所親信。心中自起一種新愉快之感情。又見錫着天鵝絨立服。光澤可鑑。眉目清秀。注視己面。無限親暱。故侯凭椅且視且問答。錫則有問必對。滔滔不窮。如曰。桀克旋克諸人。林檎姥霍布士故事。又述及國旗花火。獨立之祭。漸語及革命一節。正激昂奮發時。忽有所思。戛然而止。而不言。侯正入神諦聽。錫語忽中斷。迺怪問曰。汝何故不言。時錫坐椅上。稍欠伸。口嚙嚙。若有不安之色。曰。吾言公必不樂聞。當獨立祭時。公必有親故曾與其盛者。想早爲公述之。公乃英人耳。豈忘之乎。侯曰。甚善。汝儘言之。汝我一家人。于此無關係。汝亦英人耳。豈汝忘之。錫遽辨曰。否。吾爲美利堅人。侯苦笑曰。汝父英人。汝非英人。而何侯言至此。心中竊發笑。錫則正色力辨。而於己身之變動。以及目前老侯所語。皆昔日所未計意者。

遇、國、家、  
問、題、則、  
侃、侃、力、  
爭、不、少、  
假、借、此、  
西、歐、所、  
以、多、政、  
黨、也、  
述、霍、語、  
神、氣、百、  
倍、  
老、侯、故、  
有、見、地、  
如、飛、鳥、  
依、人、

第五回 入名城小兒燈目 述俚語老侯解頤

七十

故熱汗直透髮裡。爭曰：吾生于美利堅，既生于美，則無論誰氏，必爲美人。無  
疑豈容或背吾敢反對公語，請勿罪。霍布士嘗謂余曰：設有戰事，汝不爲美  
人，執干戈者非夫也。時老侯稍覺乏味，既又歡笑曰：如此乎？汝爲美人乎？侯  
本深惡美人，而於錫言則特愛之。觀其熱誠，頗足一粲。幼時卽知愛國，成人  
以後，知己身來，歷必爲英國公民無疑。故不復問錫亦稍遜避而不道。時已  
晚餐，錫離坐至侯側，視足痛處，殷勤語曰：祖父少助公，何如公盍凭吾肩上。  
昔霍布士爲林檎姥傷足，時行動多凭余肩，無妨也。時侍者已立于側，聞其  
語笑，幾不可忍。西例貴族家侍者不能于主人前失笑，犯者則爲大不敬。幸  
老侯注錫特黎不少瞬，故未見耳。侯謂錫曰：汝自思能勝任乎？答曰：吾能爲  
此。吾今已七歲公試，一手持杖，一手扶余肩，必無礙。桀克嘗謂余雖僅七歲  
而筋骨頗堅，強余亦自信。因握拳聳肩自雄，其筋力頗欲于老侯前一試。其



小兒多、奸勝喜、自負成、人以後、習聞委、瑣瑟縮、之言而、英氣爲、之一墮、更歷世、故則趨、避愈工、不可與、語此吾、國積習、之所以、不振也

技侯顧錫面赳赳然不勝其勇笑曰如是乎姑一試之錫先持杖奉侯手侯離席手着錫肩居常侍者充此役頗苦偶觸痛處侯輒烈焰發騰任意叱罵初不顧他人體面故近侍窺侯氣色戰懼如恐不容然此時雖不知其觸痛與否絕不聞侯出一聲蓋侯頗注意錫肩欲試其膂力果勝重負與否不遑念及痛處錫亦萬分留意不敢稍觸移步極緩慰老侯曰吾緩行公凭吾肩無傷侯每步行時半身盡倚人肩上所持杖不着力此時以欲試錫筋力亦竟全身伏錫肩上錫經此重荷甫數步面已大熱氣咻咻然不已胸中如撞鹿然自思桀克稱賞之言不肯少挫喘息語曰祖父儘倚無礙又喘息曰此！此！此不遠吾儘能勝任蓋至食堂本不甚遠錫至案頭第一椅已覺相距窵絕肩荷每步加重顏赤而熱喘息相續然決無休息之心昂首張筋有如跛者行且慰老侯曰公立時苦痛否曾以芥子湯濯足否阿尼加亦甚

小兒見客多恇怯畏避者皆不以成人自待耳  
佳。語次見犬亦在側。侍者後隨。觀錫盡力負荷。殊有妙趣。老侯亦細察錫面。侯蓋別有用意也。未幾至食堂。亦廣室。甚都偉。侯所坐高椅。後侍者已鵠立。羣視錫。特黎比近椅。老侯釋手就坐。錫出汗巾自拭。其額語侯曰。今晚何太熱。公足苦痛。不能去爐火。吾則嫌稍熱矣。語次顧周圍用具。多奇特。又不敢問。恐拂祖父意。侯謂之曰。汝辛苦對曰。何足言。勞惟覺稍熱耳。今已交夏令。天熱亦無足怪。且語且拭汗。旋就祖父對案坐。食椅寬大本。爲成人設。錫坐其上。殊不稱。而室中一切物。觸眼皆高大雄偉。已身不滿數尺。相形之下。愈覺其小。然錫亦不爲此恇怯。自視如成人。雖有未經習慣者。必便習之。老侯本嗜味。食品羅列甚夥。玻璃器皿。照耀炫人目。侍者着制服。立兩行。燈火輝皇。祖孫據案大嚼。居常進膳。侯體或不怡。或胃量稍遜。必發怒。庖人爲之破胆。今則食量較平常。大進品。評殆不在飲膳中。無他。蓋注意于愛孫目。

年錫特  
黎眞汝  
師哉

描寫器  
物亦不  
脫小兒  
口吻

不轉瞬。顧錫特黎非常滿意。錫曰：公居常不冠。與侯喜謂之曰：吾不足以被冠服。故不冠耳。錫曰：霍布士曾言：任如何，必不能免冠。既又曰：否否，亦可時時脫帽。侯曰：然。吾時脫帽耳。語次，顧側有侍者，急掉首咳嗽，以手掩口。錫先食訖，坐椅上。周圍顧盼，謂侯曰：此室誠軒瑰，公居此必快意。吾曾所未見。吾甫七歲，見聞不廣，公勿嗤我。侯曰：汝以此爲滿足歟？答曰：誰不滿意？吾有如此則聲勢百倍，一庭一木無不恢麗。雖樹葉亦瑟瑟然，作奇響。語至此，忽不言。若有所思，視對席曰：僅二人居此，不嫌過曠否？侯曰：兩人居亦甚佳。汝嫌太曠歟？錫少有躊躇色，曰：吾思二人同居，設非親洽者，則未必不嫌岑寂。侯曰：吾與若同居，如何？答曰：然。霍布士與吾最密，吾生平第一親人，外卽推此君。侯聞言，急縐眉語曰：汝最親者爲誰？錫低聲却語曰：不相欺，實爲吾母。時已去寢時不遠，連日舟車辛苦，錫自覺稍倦，因之愈思慈母，明知今晚臥

勞苦倦  
極未嘗  
不呼父  
母靈均  
真善體  
人情哉

孝子之  
心如饑  
如渴

老侯聞  
之頗難  
堪

第五回 入名城小兒炫目 述俚語老侯解頤

七十四

時母伴于側。其情景不可復得。以故忽有悄然之容。蓋錫自有生以來。母子形影不相離。與名母子。甯曰至友。時苦憶其母。然亦無策。而思母之心愈切。口不能言。飯食訖。錫面有悽楚之色。老侯實見之。然勇氣不少衰。歸書室時。侍者前扶老侯。錫仍荷其一臂。已不若前此之重。侍者服役訖。退出室中。僅祖孫二人。錫臥毛毯上。達加兒坐近旁。錫無聊。姑擲犬耳。視爐火。默不言。侯觀錫情狀。若有深憂。且時聞太息聲。侯熟視良久。呼曰。馮托雷。汝意如何。錫聞乃振厲笑曰。憶吾母。吾心頗不怡。吾欲散步解悶。因起立而手插袋中。來回緩步。而眼皆欲濕。微齧其唇。昂首若不勝其情。而強爲隱忍。者達加兒亦若有不安之意。起立隨錫行。錫出一手撫其頭曰。汝真佳犬。真吾友。吾心事汝必知之。侯失笑曰。有何心事。蓋小兒初離父母。思慕不忘。本老侯所深惡。今能忍耐者。以錫滿意過所望。而幼齡勇敢之氣。亦迥非尋常可比。心亦憐。

小兒聲  
容可掬

之。因更呼曰。兒來。此錫應聲趨。侯側目中微有倦色。語侯曰。吾從未離母懷。宿他處。初次離家人。人皆有感觸。幸吾母去此不遠。母曾爲我言之。况吾今已七歲。吾母別時。又與我寫真一紙。視此亦足自慰。遂伸手入袋。掏一匣出。喜曰。此卽是推開匣。蓋卽在其中。錫取匣時。卽乘勢坐祖父攔臂處。開匣喜曰。在此矣。且語且仰笑。侯繆眉不語。蓋甚不願見其母小照。而無意中忽爲瞥見。則美麗又出意外。竟與孫面貌酷肖。駭曰。安得此美婦人。因問錫曰。汝愛汝母乎。錫曰。吾憶之。吾愛母誠切。彼霍布士桀克美黎。以及白黎夫婦。皆吾友。而吾母獨與我爲至交。吾母子二人。任爲何時。信口述一切事。吾父曾訓吾。謂汝成人。必孝順汝母。吾頗思操一業。積金以遺吾母。恨力不能耳。侯曰。汝欲操何業。時錫脫然下臥。革上手握寫真。若沈思良久。曰。欲與霍布士同作買賣。又欲作大統領。侯大笑曰。吾以貴族院易汝。大統領何如。錫聞之。

調侃不  
少然錫  
特黎却  
無心

第五回 入名城小兒炫目 述俚語老侯解頤

七十六

即曰誠然大統領不可得爲公所言亦好買賣甚佳蓋雜貨舖時須虧折亦  
不易爲也錫蓋兩兩相較默不言視燈火侯亦不語仍細視錫特黎其間種  
種談聞無不足以鼓興老侯實滿意回顧達加兒已伸足臥而其首匿于前  
兩足空間睡去四方悄然無聲踰半時有人導哈維生入見廣廈中殊沈寂  
侯獨坐哈將行近侯以手止之然亦非有心爲此特行之不自覺耳達加兒  
已睡犬側有小兒曲肱臥者即馮托雷小侯是也

第六回

老牧師再三緩頰

小公子惻然動心

補叙晚來事

補筆不俗

翌朝馮托雷初醒。昨宵抱入臥室時。眼疲倦。不能視耳中。但聞爐火聲。又聞細語聲。一人曰。冬生君。汝宜留意。勿洩其事。母夫人不許同居。彼曾不知其理。然甯勿使知汝母多言。又聞一人悄然曰。侯所言。汝緘默。勿洩。漏吾等僕婢言之。信否。不敢自決。夫人少年喪偶。今又離其愛子。實太不近情。吾儕雖憐之。然亦無策。觀小侯之美。誠所未見。確爲世家貴種。桀姆司君與達馬司君。昨宵退值。二人同聲謂如此小兒。眞君侯相。吾所未見。老侯可畏如鬼。王與之食。息洒落。無所恐怖。甯不惹人。恰愛其時。適汝來呼。我與桀姆司導小侯登樓。桀氏抱侯起。侯面若櫻花。洵可喜。枕桀臂上。髮垂垂。閃灼有光。言語。

不。足。以。名。狀。吾。雖。欲。常。見。此。等。小。兒。甯。可。多。得。老。侯。亦。非。盲。者。故。矚。小。侯。不。轉。瞬。且。命。桀。姆。司。曰。汝。宜。慎。勿。驚。醒。吾。兒。語。至。此。正。錫。特。黎。翻。身。欲。醒。時。開。目。見。室。中。帷。幕。數。重。白。紗。窓。簾。潔。淨。可。喜。有。二。婦。侍。不。去。爐。火。已。然。窓。外。蔭。蘿。青。翠。朝。暎。射。入。窓。戶。空。青。欲。滴。未。幾。二。婦。趨。近。榻。旁。諦。視。之。一。爲。美。羅。其。一。亦。中。年。婦。雖。未。識。面。然。甚。親。厚。一。望。知。爲。可。恃。之。人。美。羅。語。曰。小。侯。早。安。昨。宵。睡。熟。否。錫。擦。眼。微。笑。曰。汝。早。吾。昨。日。自。不。知。臥。於。此。室。曰。誠。然。昨。導。侯。登。樓。時。侯。已。睡。此。卽。小。侯。臥。室。從。今。以。往。侯。卽。居。此。室。此。冬。生。君。專。爲。侯。服。役。者。錫。起。坐。伸。一。手。與。冬。生。把。握。曰。君。安。否。來。侍。余。多。謝。盛。意。美。羅。微。笑。曰。小。侯。此。後。有。細。役。可。呼。冬。生。錫。因。呼。曰。密。司。君。名。冬。生。乎。又。重。言。曰。密。昔。司。君。卽。冬。生。乎。冬。生。笑。容。可。掬。不。待。美。羅。言。謂。錫。曰。侯。勿。稱。密。司。密。昔。司。諸。尊。詞。謹。避。不。敢。當。侯。朝。起。冬。生。當。爲。侯。易。衣。侯。欲。取。朝。餐。至。房。中。乎。抑。赴。食。堂。



吾國小兒無事不需人爲之料理年已十餘歲尙有不能着衣履者父母姑息以爲鍾愛小兒自幼心消滅盡矣聞錫言亦有所感否

乎。錫曰。敬謝君。吾數年前已學習着衣履。母曾教我。吾家僮美黎一人。旣湏浣濯垢衣。尙有他事無暇再爲我服役。雖沐浴。余能自爲之。滌伐頗淨。余浴畢。君來稍助余足矣。時冬生與美羅相視不語。美羅復謂錫曰。小侯任需何事。冬生必盡力爲之。不敢懈。冬生急諾曰。無論何事。冬生願獨任其勞。不敢辭。不敢辭。小侯自願易衣。吾不敢強。吾謹侍于側。爲侯整齊之。錫曰。多謝。吾惟扣鈕時頗不便耳。交談數語。錫卽料冬生爲親密一流人。遂與款洽。詢知冬生夫爲軍人。戰死。子爲水手。老于航海。凡海賊食人蠻島。以及東方民族。均見之。且時有貝壳珊瑚之類。攜歸餉母。冬生庋置廚中。時取把玩。蓋冬生本伺候小兒。昔曾于溫尼司家服役。小女子。故盡知小兒性格。迺謂錫曰。溫家女公子。與侯爲親屬。後或相遇。未可知。曰。如是乎。吾向無女友。吾頗思擇良女子。與締交好也。時朝餐已備。錫至一室。又驚其華麗。聞冬生言。此外更

可謂寢饋不忘

發語解頤

有數間。皆爲已備者。錫又覺已尙年幼。何排場若是。得無不稱。就坐後。對冬生曰。吾小子耳。迺居大城中。且據此華屋。何爲乎。誠自愧。冬生曰。侯初經此。心中自稍有感慨。習之既久。則相安若素矣。有較此更美者。皆侯之產業。侯宵不知之。錫特黎太息曰。此誠樂境。然使吾向無慈母。則居此亦頗快慰。昔每朝餐時。與母同一處。母取飲茶。吾爲之加糖乳。又以麪包奉之。親密迺至於此。冬生慰之曰。是誠然。此後每日可往省問。其時任侯與母夫人叙話。庶可娛樂。且侯樂事尤不止此。今與君少遨遊。即可見犬馬之屬。聽侯擇取。且廐中有一馬。頗神駿。侯見之。必能當意也。錫果大喜。遽曰。吾最愛馬。昔在美洲。有馬名解姆。尤鍾愛。解姆蓋爲霍布士引貨車者。野性馴伏。時頗神駿。余迄不能忘。冬生曰。如是乎。且與侯往廐中一觀可乎。今先導侯至副室一覽。再往馬廐。錫曰。副室有何物。答曰。侯膳畢。吾爲前導。錫聞之急欲往。覘因速。

目炫神  
駭心動  
魂移古  
英雄豪

曩。嚙。訖。顛。冬。生。面。色。若。甚。自。負。意。副。室。中。必。有。珍。物。斯。湏。間。已。自。椅。上。脫。然。而。下。曰。食。訖。矣。可。往。觀。之。冬。生。點。首。稱。善。先。侯。行。而。步。履。遲。滯。侯。頗。不。耐。冬。生。開。戶。錫。自。門。外。急。視。之。已。失。驚。口。不。能。言。唯。知。插。手。衣。袋。中。面。紅。漲。徘。徊。觀。望。蓋。室。較。臥。房。爲。廣。濶。而。華。麗。遠。過。之。所。有。陳。設。與。前。所。見。迥。異。皆。時。新。物。所。懸。之。幕。以。及。罽。地。之。毯。塗。壁。之。飾。五。彩。陸。離。目。爲。之。炫。書。廚。內。書。籍。充。滿。案。上。皆。新。奇。玩。具。製。作。精。美。錫。惟。于。紐。約。市。各。店。家。見。之。又。歎。息。曰。此。誰。家。華。屋。誰。氏。居。此。冬。生。曰。侯。儘。入。此。中。遊。戲。是。皆。侯。物。耳。錫。曰。豈。果。余。物。乎。誰。與。吾。者。若。不。自。信。而。歡。愉。之。聲。聞。者。悅。耳。語。未。訖。已。一。躍。入。室。眼。如。明。星。自。語。曰。此。必。祖。父。所。賜。耳。冬。生。曰。誠。然。爲。老。侯。所。賜。小。侯。湏。珍。重。每。日。儘。來。此。需。何。物。第。言。之。無。不。如。意。錫。朝。起。時。憶。母。頗。苦。心。滋。不。樂。比。遊。此。室。耳。目。爲。之。一。新。心。動。神。迷。不。暇。他。念。欣。欣。然。其。樂。無。可。倫。比。錫。又。聞。已。身。未。離。紐。

傑墮落者不少  
數可爲一

處心積慮必使人子背其母老而不死此侯之所以無後焉

第六回 老牧師再三緩頰 小公子惻然動心

約前已特爲裝置房屋。遣人至倫敦購備書籍玩具。益自炫異。謂冬生曰。祖父慈愛若此。吾何幸得爲其後。冬生聞此言。倉卒不能置對。蓋明知老侯非善人。冬生雖其先未宿邸中。而此中情節。已早于侍者處聞之。老侯命意所在。久經窺見矣。迺爲之說曰。否。吾本服役老侯。侯氣質極惡。且有痼疾。無論何人均不能當其意也。且達馬司曾于小侯抵英之日。竊聞老侯與哈氏語。故傳述于衆。曰。侯言無論如何。順其意。勿稍忤。室中多陳玩具。必精緻動人者。夫然則此兒不煩教訓。自忘其母。儘使嬉遊。則志氣勞亂。可無惹厭事。小兒大都如此耳。老侯計畫如是。然如小侯之爲人。究與老侯異趣。故老侯終不悅。臥床幾不成寐。日高猶未起。午後膳畢。始命人召錫特黎。錫應命躍下。堦沿直赴長廊下。侯聞錫來。卽命開戶。錫躬身入。眼灼然有光彩。面紅如朝霞。語曰。吾待祖父已久。來召時。吾稍收拾玩具。卽來祖父。多厚賜誠感謝。自

晨。至。午。吾。寢。饋。其。間。不。忍。舍。去。也。侯。曰。汝。愛。之。乎。曰。愛。甚。吾。口。不。能。言。又。曰。玩。具。中。有。物。圓。如。球。吾。欲。教。冬。生。以。戲。球。法。其。初。冬。生。殊。不。解。冬。生。本。婦。人。未。經。玩。此。吾。終。欲。教。之。或。竟。成。名。手。亦。未。可。知。公。解。否。侯。曰。吾。亦。不。知。此。美。國。兒。童。玩。具。近。似。克。利。開。德。否。錫。曰。吾。未。見。此。物。霍。布。士。導。余。往。觀。拍。球。屢。矣。誠。多。興。趣。吾。觀。大。衆。皆。眉。飛。色。舞。吾。往。攜。來。教。公。何。如。公。能。心。中。歡。樂。則。足。部。痛。苦。或。能。遺。忘。未。可。知。公。痛。足。今。稍。愈。否。侯。曰。否。甚。痛。幾。不。能。支。錫。曰。公。痛。苦。如。此。聞。吾。言。游。戲。事。得。無。生。厭。果。如。何。歡。樂。乎。抑。厭。惡。乎。侯。喜。曰。汝。往。取。之。侯。心。中。得。此。快。慰。事。焉。得。不。樂。少。選。錫。臂。下。挾。一。玩。具。箱。至。老。侯。口。唇。四。周。笑。痕。皆。滿。錫。更。喜。動。顏。色。告。侯。曰。吾。移。此。小。案。於。公。側。佳。否。侯。曰。否。汝。試。曳。呼。鈴。傳。達。姆。司。來。任。移。何。所。彼。自。能。爲。之。何。勞。汝。爲。錫。曰。吾。自。能。移。之。觀。其。形。式。想。不。過。重。老。侯。曰。善。迺。觀。錫。收。拾。一。切。錫。先。以。小。案。移。近。老。侯。

側由箱中取玩具出。陳列案上。乃說明其理曰。初觀之亦頗不惡。公占黑色。吾占白色。以決勝負。雖以木爲之。亦思想所構成之一物也。於是孰勝孰負。說其理甚爲詳明。且曰。設果比賽網球。應如何始可取勝。昔從霍布士往觀。頗有興味。錫演講時。忽坐忽立。如決勝負。聞者爲之一快。演講既終。將與老侯一決勝負。侯亦不倦。卽操竿爲戲。而錫則危色正容。如臨大敵。一彈射中。無限歡慰。滿盤皆着。更躊躇快意。然老侯勝時。錫亦歡喜不變。其量老侯更歡樂自忘。其年設於數日前。有人謂老侯曰。公設能自忘其苦痛。與小兒同嬉戲。則可以忘憂。老侯聞此。必將怒其唐突。今則殊不自知其相忘也。忽達姆司開戶報客進。已見一紳士着立服。昂然入。其人爲牧師。將入室。見侯忽與小兒戲。驚疑不敢入。而達姆司已來速客。該牧師名孟德。每以公事來見老侯。心中窃不快。蓋侯之性質。有己無人。雖牧師必使其怫然而返。於教會

富貴人之于貧賤往來如此

貧與富交賤與貴假何事不難堪

慈善事業。无所深惡。小民陷于窮乏。或罹疾病。仰其拯救。時人方仰之。如天而侯。則以爲若輩。胡不早自爲謀。而墮溺至此。常憤激怒罵。會逢其適。遇痛風大作時。尤激烈不可名狀。有告以困乏者。塞且不願聞。呼叱不遜。或痛苦稍減時。心平氣和。則較易進言。然亦隨心所欲。詆斥牧師。而于貧民之惓弱怠惰。亦必加以詰責。其後始出數金爲周卹款。蓋其本心毫無惻隱。故每予人以難堪。牧師亦無如之何。但求其不大背教規。斯亦已足。孟德爲特凌考牧師。歷有年所。從未見侯與人親密。而舍己從人之事。更無所聞。今又以公事不獲已來見。而外間傳聞老侯近數日適惱怒大作之時。其証有二。一則侯家有婢。其妹設肆于城內。知侯家事甚詳。據云侯家奴達姆司嘗語約翰曰。近今老侯正惱怒。二三日。前達姆司偶不慎。碎餅盂。幸同儕庇護。易以他器。不使侯知。非然。則達必不免。云云。牧師所聞皆此類語。街談巷議。不離乎

是此其一。近又新起一問題。爲老侯所深諱者。蓋卽少子哀魯事。哀魯以結婚故遭屏斥。而侯族中僅此一人。夙擅名譽。旋以金盡途窮。客死異域。其妻無罪。受此艱苦。老侯不加憐憫。反憎惡刺骨。遷怒其孫。不與相見。而長男次男相繼夭逝。無可承續。始迎其孫于美國。初非有所鍾愛。蓋以小兒生美國。必習成下流。爲家門大辱耳。侯心中窃自計議。以爲秘密。不露孰知。左右婢僕察言觀色。已盡知其心口耳相傳。議論風起。侯未之知也。羣奴咸曰。侯近來愈躁暴。蓋以其孫將來此。其心以爲必不當意。然目前無可補救。徒自悲歎而已。以余等觀之。小兒生美國。出世又艱苦。發育不能自由。詎能完美。此又羣奴之物議也。孟德來時。且行且思索。其孫計可于前夜到此。不知果如何人物。以意度之。必不出老侯所逆料。設果爲無賴兒。則老侯此時正盛怒之際。吾運不佳。適當其衝而已。比至室外。心更慄烈。而達姆司開戶之頃。忽

專制之  
國諱莫  
如深人  
之視已  
肺肝畢  
露何自  
苦爲



人、有、佳、子、弟、往、往、對、客、稱、譽、自、負、不、淺、此、常、情、也、然、非、錫、特、黎、不、能、得、之、于、老、侯、

聞兒童懽笑聲呼曰不中者二枚不中者二枚孟德大駭急視之見老侯憑椅側有小案滿置戲具有小兒倚侯健膝上神有所專注面作櫻紅色呼曰不中者二枚此番公必勝矣時見客至與老侯同轉盼侯視人必顰眉顰顧今則大異滿面皆春氣孟德愈不解而老侯平時之惡態幾若自忘殷勤握手曰孟德君安好老夫無俚藉此消遣耳一手推錫特黎稍前曰此馮托雷小侯又謂錫曰馮托雷此領土內之牧師孟德先生速行禮老侯介紹時喜色盎然在目若謂得此佳兒實堪自負者錫顧見教士迺近前出一手周旋數語如霍布士之於顧客然教士殷勤答曰小侯今日初見此後須常邀厚顧語次不覺失笑觀錫風神許久竟握手不釋錫美麗無雙無人不見憐愛而吐屬之間秩然有理不類小兒故教士竟忘與老侯周旋蓋錫之爲人以殷懃親密爲心侯家伊鬱慘沮之氣爲之一變教士更曰吾得見小侯誠

頃刻不  
忘其母  
侯雖忍  
惡能間  
其愛情  
哉躊躇  
滿意  
想見豪  
奴氣焰

悅服。小侯長途來此，不辛苦否？錫曰：然。行程甚迂遠，幸與吾母同舟，不嫌寂寞。所乘舟亦頗華麗，不致勞苦。老侯曰：孟德君可就坐，孟德乃就坐，視馮托雷。又覷老侯曰：君侯今日誠足賀汝，其言故有意。老侯最惡人窺見其隱，佯作粗獷語曰：貌頗類其父，行事能不相類則善矣。此姑不論。汝今日有何事？豈誰人窮困特來求救？與孟德聞之適合己意，稍間語曰：以錫庚司事故來。此錫庚本居愛奇峰，去年秋患病，其子又患熱病，命運蹇惡，以致困乏。此人本不長于經紀，加以顛頓，故一時竟難周轉。今則並房租不能償納，而侯家催租人謂倘再俄延，立予驅逐。近今錫庚妻又抱病，倘竟斥逐，則其一家有不能言之苦。故囑余來侯前請命，稍予寬假。侯能依如所請，略假數日，則錫家不難設法矣。老侯怫然變色曰：所來言者無非此等事，誠足厭時。錫特黎厠身主客之間，傾耳久聽，聞錫庚事已惻然動心，思錫庚不知有子女幾人。

眞能體、貼人情、文公久、亡在外、光武起、于田間、故能知、民間疾、苦使錫、生而華、貴雖仁、慈鳥足、以知此

熱病後。身體必大衰弱。種種思想往來於心。圓目聽孟德語不少。瞬孟德復懇侯曰。錫庚爲人頗正直。願侯憐之。侯曰。此人誠無用。時聞其艱窘狀。催租人輒以告余。孟德曰。今則尤困乏。吾思其夫婦均可憫。設勒還田地。則全家立陷於飢渴。況其二子自經。熱病體弱不能自養。醫師命進補物。更非所計也。錫特黎更不能忍。遽前突然曰。昔密卡亦如此。老侯爲之失驚。曰。汝在此乎。吾家乃有慈善人。吾竟忘之。密卡如何人乎。老侯語此。目中有特別歡樂狀。錫特黎荅曰。密卡爲白黎之夫。患熱病。租金不能償。思葡萄酒不得。故余卽以祖父所賜金與之。老侯努目謂孟德曰。汝聞此言。豈復成爲田主。吾雖親諭哈維生。謂小侯所需。必勿欠缺。而吾孫所浪擲者。有如施之乞丐耳。因大笑。錫特黎急辯曰。實非乞兒。密卡本陶人。其餘亦各有職業。不可輕薄也。老侯調之曰。吾亦知之。非林檎。姥磨靴人乎。非皆操上等職業者乎。語次注

老侯亦知感動乎吾欲贈以二語曰雖鐵石人不動情也睡不成臥不能反之登

第六回 老牧師再三緩頰 小公子惻然動心

九十

視小侯若有所感動。呼曰：兒來此。錫即趨近侯側，頗留意，不敢觸其痛。足侯問曰：今孟德所言，汝謂宜如何處置？時孟德頗嗟訝。孟本深心人，凡境一切，人民貧富勤惰，孟皆知之。今觀錫特黎，將來存心善惡未可知。然要爲掌握大權之人，則無待言。倘居心不能慈祥質朴，則非僅老侯一人之憂。實全土之大患。故留心觀其作何究竟。時老侯又曰：馮托電汝謂當若何處置？錫聞之更切近。侯身意極親密，出小手置侯膝上，語曰：吾年幼無可如何。設吾有金，則必不斥逐此人，而轉以貸之。更以物贈其子。然吾年幼無能爲力也。語至此，閉目若有所思。忽張眼大呼曰：祖父何不爲此？侯應曰：汝作此想乎？錫曰：吾思祖父無不樂施者。惟祖人爲誰？侯答曰：名鈕維克。小人多銜之。錫曰：祖父盍手諭鈕維克乎？吾爲祖父取筆墨，倘祖父許諾，則吾且收拾案上玩具矣。鈕苛斂本承侯命，今則老侯迺不倚任，誠非意計所及。時侯少躊躇，問

錫、庚、司、  
遇、赦、矣、  
傷、哉、

自、知、其、  
誤、心、有、  
不、安、事、  
事、如、此、  
學、問、焉、  
有、不、成、

曰。汝。能。作。書。乎。答。曰。雖。亦。能。書。然。苦。不。佳。侯。曰。夫。然。則。汝。取。玩。具。去。至。吾。案。上。取。筆。墨。來。孟。德。正。納。罕。時。馮。托。雷。已。取。紙。筆。墨。壺。欣。然。謂。其。祖。曰。請。速。書。侯。曰。汝。書。可。耳。馮。托。雷。聞。之。紅。漲。於。額。語。曰。吾。書。恐。無。用。且。無。字。典。倘。無。人。告。我。則。拚。法。必。多。誤。侯。曰。汝。第。書。之。必。能。合。用。彼。錫。庚。亦。不。知。書。者。故。不。能。自。述。其。狀。况。以。書。報。我。且。我。非。善。人。汝。速。蘸。筆。馮。托。雷。不。獲。辭。乃。握。管。蘸。墨。危。坐。待。書。侯。曰。汝。可。書。錫。庚。司。姑。與。容。留。暫。勿。驅。逐。下。署。馮。托。雷。可。也。時。小。侯。又。浸。筆。壺。中。再。正。坐。而。書。然。過。於。拘。滯。落。筆。甚。難。少。頃。書。成。不。敢。自。信。呈。之。祖。父。問。曰。此。何。如。可。用。否。侯。受。而。讀。之。微。笑。曰。錫。庚。司。成。滿。意。因。付。孟。德。氏。氏。觀。之。見。封。面。紐。維。克。及。錫。庚。司。諸。字。均。有。筆。悞。西。語。通。稱。男。子。曰。密。司。忒。第。一。字。母。之。則。悞。作。小。寫。而。書。中。所。謂。姑。與。容。留。之。上。又。加。請。字。署。名。下。有。敬。白。字。樣。皆。不。甚。合。式。而。馮。托。雷。意。中。則。以。爲。霍。布。士。通。函。皆。作。此。式。今。

者△孤△行△  
曰△大△聖△  
大△賢△皆△  
心△有△不△  
安△始△有△  
功△業△耳△

第六回 老牧師再三緩頰 小公子惘然動心

九十二

雖未聞祖父指示。然宵少謙荅。加一請字。僅書姑與容留。果適宜否。殊難自決也。老侯笑呼曰。馮托雷汝所書有誤者。知之否。荅曰。唯吾知之。故心有不。安。設有可就正者。則亦不難。今即改書一紙。如何。因易紙筆畫。皆留意。有不。知者。即問祖父。頃已書成。自語曰。拚法真不易。吾所思者。輒相左。吾書 Please 字。而其中 A 字誤書作 B。末又失一 B 字。又如 Dear 吾適誤作 D E R E 誠可。笑也。時孟德即持此書稱謝而去。氏昔來謁侯時。歸途必萬分懊惱。如今之。滿意。曾不可得。且奢望正無窮極也。馮托雷送客出門始返。



乙巳七月初版  
同年同月發行



小說林  
版權證

發行兼  
編譯者

小說林社

印刷所

上海新聞新馬路福海里  
東亞改良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

分售處

各大書坊

(小說林家庭小說之一)

定價三角

(家庭小說)  
小公子(上)

#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爲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芝熙稟稱竊職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爰糾合同志集有成款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繹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朦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解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爾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緝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朦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解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凜遵切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艷情  
小說 離恨天<sup>上</sup>卷

三角

艷情  
小說 離恨天<sup>下</sup>卷

三角

艷情  
小說 女魔力<sup>上</sup>卷

四角

艷情  
小說 妬之花

四角

艷情  
小說 影之花

四角半

艷情  
小說 銀山女王<sup>上</sup>卷

四角

艷情  
小說 銀山女王<sup>中</sup>卷

四角

偵探  
小說 母夜叉

四角

偵探  
小說 大復仇

三角

偵探  
小說 日本劍

四角

科學  
小說 黑行星

一角半

軍事  
小說 新舞臺二

四角

偵探  
小說 銀行之賊

三角半

國民  
小說 無名之英雄<sup>上</sup>卷

四角半

俠義  
小說 俠女奴

二角

偵探  
小說 秘密海島  
卷上

四角半

國民  
小說 無名之英雄  
卷中

四角

國民  
小說 無名之英雄  
卷下

四角

艷情  
小說 萬里鴛鴦  
卷上

四角

艷情  
小說 女魔力  
卷中

三角半

歷史  
小說 女英雄彈詞  
一角三分

偵探  
小說 玉蟲緣  
三角

▲再版各書

福爾  
摩斯 再生第一案  
二角

福爾  
摩斯 再生第二案  
二角

福爾  
摩斯 再生第五案  
二角

福爾  
摩斯 再生第八案  
二角半

地理  
小說 秘密使者 卷上

四角

地理  
小說 秘密使者 卷下

四角半

社會  
小說 啞旅行 卷上

三角半

偵探  
小說 一封書 卷上

三角

偵探  
小說 一封書 卷下

三角半

偵探  
小說 奇獄 一

二角

艷情  
小說 雙艷記

三角半

女子世  
界增刊 美人妝

二角

歷史  
小說 孽海花 初編

五角

軍事  
小說 新舞臺

軍事  
小說 軍役奇談

偵探  
小說 恩仇血



▲付印各書

偵探小說 女裝偵探

冒險小說 秘密海島 中卷

艷情小說 女魔力 下卷

豔情小說 俠情記

科學小說 新法螺先生譚

福爾摩斯再生第十九案

歷史小說 俠奴血

馬丁偵探案 休脫

偵探小說 狸奴角

歷史小說 藥海花 二編

艷情小說 萬里鴛 中卷

氏書 御目 江村 吳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721B

